

坦白集

陸奮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905B

埤白集

陸奮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

弁言

這本坦白集裏所搜集的文字，全是我在本年六七月間在香港的生活日報上所發表過的；我約略根據文字的內容，加一番整理和編排，分爲幾類，以便讀者的閱覽。我生平的言論，向來是很公開地與天下以共見，我在香港所發表的言論，也是本着這同樣的坦白的態度，所以我把這本集子取名坦白集。我一向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只是立在民衆的立場，說我認爲應該說的話，我此後還是要繼續守着這樣的立場，竭盡我的心力，爲中華民族解放和大衆文化努力。這本小小坦白集的出版，就作爲我的『息壤』吧。

在這集子裏，關於團結禦侮的文字最多，這是因爲這個問題是中國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所以我自忘其無似，盡我的一知半解，參加研究，以供國人參

考。我所覺得欣幸的是這個問題現在已引起了全國人的嚴重注意和討論。正確的認識是英勇行動的前驅，我無時無刻不爲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祝禱着。

關於團結禦侮，我的意見，到現在還和這集子裏所說的沒有兩樣，不過對於最近所見到的各方面對於此事的批評，却有一點想略爲補充一下，那就是要造成抗敵救國的聯合陣綫，不可採取算舊帳的態度。批評者往往說某某以前是怎樣怎樣，你怎麼希望他也來加入聯合陣綫？其實聯合陣綫是要把以前未聯合的力量，在團結禦侮的大目標下聯合起來，如果還要算未聯合時的舊帳，那末這聯合陣綫就根本沒有造成的可能。就聯合陣綫的立場說，我們只希望某某現在和將來肯怎樣怎樣，以前的怎樣怎樣我們不再算舊帳。試舉個具體的例子：張學良氏在九一八時的不抵抗，我們是始終反對的，這是他以前的怎樣怎樣，但是現在他如肯認錯，現在他如肯下決心跟着全國救國民衆來幹，我們儘可歡迎他加入聯合陣綫來共同努力，不必再算九一八的舊帳。這所謂不算九一八的舊帳，並不是說讓

淪亡的東北仍繼續地淪亡着，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恰恰和我們的意思相反。我們正是要收回失地；我們主張，如果張學良氏（舉個例）現在肯下決心跟着全國救國民衆來幹，共同努力收回失地，我們不算他在九一八所犯的錯誤。這不算舊帳正是要收回失地，要叫他從現在起共同努力來收回失地，不是讓失地仍繼續地淪亡着。

也許還有人覺得你希望這個，希望那個，無奈他們不來何？我的回答是：只要我們能加緊努力，使大多數民衆認識聯合陣綫的重要，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誰違背這個大勢的，都是要自掘墳墓的，我們怕什麼？

我最近和沈章陶諸先生共同發表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也可供研究這個問題的參考，所以放在附錄裏面。

韜奮記於生活星期刊社

目次

弁言

關於團結禦侮

救國聯合戰綫的誤解	一
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綫	五
褊狹態度和動的現實	九
救國聯合陣綫的出發點	三
聯合陣綫與漢奸問題	七
團結禦侮	二

北平學聯的救國主張	二四
統一與聯合	二七
民族解放與人民陣綫	三〇
人民陣綫與關門主義	四〇
關於救國聯合戰綫的幾個疑問	四八

關於國難

艱苦奮鬥（生活日報星期增刊創刊詞）	五七
民衆的要求	六一
民衆與國難	六四
消弭內戰的唯一途徑	六七
強化	七〇

宋哲元的徬徨歧途	三
經濟侵略	六
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	九
大赦政治犯的基本認識	三
陳濟棠下野與救亡前途	五
召集國防會議前的先決條件	八
學生救亡運動的缺點	一〇
抗敵救亡與軍閥末路	一九

關於文化

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	二七
簡易文字與大衆文化	三二

民衆歌詠會前無量……………二四

悼世界文豪高爾基……………二七

論民族固有道德……………三〇

再論民族固有道德……………三三

關於蘇聯新憲法

讀蘇聯憲法草案……………三七

事實上的三權……………四〇

拉斯基教授的蘇聯憲法觀……………五〇

關於生活日報

生活日報創刊詞……………五三

關於生活日報問題的總答覆	一五
生活日報的創辦經過和發展計劃	一六

雜 感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一七九
從現實做出發點	一八三
地 位	一八七
苦悶與認識	一九一
工作的意義	一九四
工作的大小	一九七
寫幾百個有意義的信封	二〇〇
送胡適博士赴美	二〇三

國聯的又一幕悲喜劇……………106

短航剪影……………107

附 錄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113

關於團結禦侮

救國聯合戰線的誤解

關於救國聯合戰線，一般人還有着誤解，這種誤解如不消除，聯合戰線的造成，還是不免遭受種種的阻礙，對於抗敵救國的前途當然有着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想在這裏提出來和諸位朋友研究研究。

抗敵救國聯合戰線；或簡稱爲救國聯合戰線，因爲敵人是在用最兇猛殘酷的手段侵略我們所托命的國家，非淪亡整個中國不止，非滅絕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不止，所以我們一想到救國，便和抗敵離不了關係，當前一說起救國，就一定要連帶到抗敵；更簡省些，或僅稱聯合戰線，它的唯一的目的既是抗敵救國，所以一聽到聯合戰線，就明白是抗敵救國的聯合戰線。

但是望文生義，雖似乎很容易明白，倘不堅決認定聯合戰線的唯一目的只是

抗敵救國，在行動上便往往要犯着很大的毛病，不但不能促成聯合戰線，而且反而要破壞聯合戰線，這是很值得嚴重注意的。聯合戰線又有人稱爲統一戰線，有人誤解，以爲甲乙丙等等既加入了統一戰線，彼此間的一切都當然是統一起來了。他不知道甲乙丙等等的加入統一戰線，只是在抗敵一點上統一起來，在其他方面仍然可以保留着各人的一切，不一定要強同。例如也許你是主張方塊字的，我是主張新文字的，但只要你我都是要抗敵的，在這一點上便可以結成統一戰線，我們結成統一戰線，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此外你儘管主張你的方塊字，我儘管主張我的新文字，彼此不必相強。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說主張新文字的人不想說服別人也來提倡新文字，但這是另一問題，不可纏夾在統一戰線裏面。倘若我認爲你既和我結成統一戰線，關於新文字的主張也非統一不可，但是你儘管贊同抗敵，却也許不贊成新文字，那末統一戰線反因此破壞了！各黨各派在統一戰線上仍纏夾着黨派的成見，要把一切都統一到自己的方面來，便是犯着這同樣的毛

病，這毛病不痛加消除，統一戰線是無法建立成功的。

這意思也並不是說各黨各派加入了聯合戰線，必須拋棄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又是出於誤認統一戰線爲一切統一的意義。可是在共同努力於聯合戰線的時候，必須共同集中火力於對付最大的共同敵人，把自己原有的政治主張擱開。假如甲黨儘管有甲黨的政綱，乙黨儘管有乙黨的政綱，但是倘若不能把最大的敵人驅逐，無論什麼黨，無論怎樣好的政綱，彼此都同歸於盡，所以在統一戰線的階段，各人雖不必拋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必須擱置起來，專對抗敵救國這件最急迫的當前大事，作誠意的合作。這才是聯合戰線的真義。我在這裏特提出『誠意的合作』，這一點也是特別重要的。聯合戰線的唯一目的既在抗敵，加入聯合戰線的各黨各派便應該在這階段內對這一件事作誠意的合作，而不可在聯合戰線內作本黨本派所特有的活動，含着欺騙的作用，否則也是犯着破壞聯合戰線的罪惡。所以真能認識聯合戰線任務的人，一定是要以誠意來參加聯合戰線，決不

會。也。不。該。把。聯。合。戰。線。作。爲。另。外。目。的。的。手。段。

(六月二十一日)

前進思想與救國陣線

『思想落伍』是一句罵人的話，這句話的侮辱的嚴重性，雖不及一般人所認為重大侮辱的『男盜女娼』那句話的嚴重，但是使受者滿不高興，似乎是必然的。誠然，思想落伍原不是一件可以欣幸的事情，我們希望自己的思想不要落伍，同時希望個人的思想不要落伍。

思想落伍的反面是思想前進。我們在思想上既不願落伍，應該就要前進，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說某某思想的前進，或說某某有前進思想，不過是比較的意思。譬如你的思想比我前進，他的思想比你又前進，這便含有比較的意義。如果你是一位做文化工作的人，你有着促進我的思想進到你的程度的任務；如果他是——一位做文化工作的人，他有着促進你的思想進到他的程度的任務，但是這裏有個

很值得注意的要點：促進思想較差的人，引到較前進的程度，負着促進任務者不可唱調過高，必須顧到被促進者的容受可能性，雖則他自己的思想儘管是怎樣前進。這是努力推廣大衆文化的工作者所最須注意的一點。

這雖是就一般的尋常的觀點看去，但是這個要點應用到救國統一陣線的上面去，也有着很重要的意義。救國統一陣線的唯一目的是在救國，凡是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我們都該推動他，鼓勵他，引導他來加入救國統一陣線，盡量貢獻他所有的力量。在這裏面，有的思想也許更前進一些，有的思想也許較後進一些，但是在負有推動，鼓勵，和引導任務的工作者，倘若不顧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徒把自己的前進思想做標準，唱着高調——至少在受者看來是高調——那也許要使原可加入統一陣線的個救國鬥士嚇得掩耳遠避，不敢或不願再領教了。這樣一來，所得的結果是恰恰和你所期望的相反，反而阻礙救國統一陣線的擴大！因爲有些人也許對於你的救國宗旨可以贊成——只要他不是甘心做漢奸賣國

賊，一定可以贊成的——但是對於你的『前進思想』却未能同意，尤其是離開他的容受性太遠的『前進思想』，也許還要引起他的反感，這是負有促進救國統一陣線任務的工作者所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裝做『思想前進』而故意提出破壞救國統一陣線的過高口號，在旁人看來也許還要欽佩他的思想前進得厲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當，正在中他的奸計。例如我們在目前應集中火力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他的思想很前進的，而在實際上，却只是破壞集中火力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敵人，間接就是分散我們抗敵的集中的力量，嚴格說起來，也就是等於漢奸助敵的行爲了！我們可以糊裏糊塗地上他的大當，中他的奸計嗎？在有意假裝『思想前進』而放出這樣煙幕彈的人，自是別有用心，但是受他欺騙的人們，也許還以爲是『前進思想』的表現，幫着他宣傳推廣毒素，豈不是冤哉枉也嗎？前進思想原是可寶貴的，但

——這樣破壞救國陣線的『前進思想』却是要不得的。

(六月十四日)

褊狹態度和動的現實

我在上次會和諸君談過『從現實做出發點』。我認爲我們如能注意從現實做出發點，便可不致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被艱苦所克服的種種流弊。但是還有一點我們也要很鄭重地注意的，那就是我們要從動的方面去看現實。我們最要避免的是：現實動了，我們應付現實的態度却是一成不變的，牢牢地保守着老的態度，自以爲是在應付現實，實際已與現實離開了幾千萬里了！如不能把。握。住。動。的。現。實，那還是說不上『從現實做出發點』。

我提出這個要點來和諸君討論，意思並不在研究什麼抽象的理論，我的腦際是在縈迴着中國的當前的現實，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中國的抗敵救亡聯合陣線問題，是集中在這個聯合陣線裏的文化工作問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從動的方面去看現實。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形勢和以前有了很重要的變換。在客觀方面，我們的民族敵人是逐步實現他們滅亡整個中國的一貫的計劃。在初期還有一些名流學者希望着民族敵人肯『適可而止』，提倡『息事甯人』的宗旨，但四五年來的鐵一般的事實教訓，任何人都沒有這樣的夢想了。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是願不願亡國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亡國的慘禍所殃及的是全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的漢奸賣國賊之外，（其實漢奸賣國賊也終於要遭敵人的毒手，因為他們只利用漢奸賣國賊做滅亡中國的工具，工具的效用完了，便以掃除爲痛快了。）無論你屬於任何黨派，任何階層，任何職業，亡國奴的慘遇是一樣的；到了那個時候，就是一向坐在安樂椅上的名流學者，也只是一個亡國奴，要再伸眉揚氣高談闊論也，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觀方面，這個滅亡整個中國的慘禍之迫於眉睫，決不是一黨一派或少數

人的力量所能單獨挽救的，必須用整個民族的力量，發動抗敵救亡的大戰爭。現在全國一致熱烈要求的抗敵救國聯合陣線，就是根據這個迫切的需要。所謂抗敵救國聯合陣線，就是不論何黨何派，不論什麼階層，不論什麼職業，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聯合起來，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在這個搶救中國危亡的現階段，全中國應該只有兩個陣營：一個是抗敵救國的陣營；一個是我們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陣營。除這兩個陣營外，換句話說，除我們用全力促成並鞏固第一個陣線來對付第二個陣線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狹的態度，存着黨派或階層的成見，在言論或行動上來引起糾紛，無論有意或無意來破壞這個救國聯合陣線，或減削這個救國聯合陣線的力量，那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時也就是他所屬的黨派或階層的罪人！因為民族如果淪亡了，任何黨派，任何階層，都是同歸於盡的。

做了民族罪人，同時還要做所屬的黨派或階層的罪人，這當然是任何人——

除非甘心做漢奸賣國賊如殷汝耕之流的——所不願意的勾當，但是倘若不看清中國當前的動的現實，仍不改變褊狹的態度，儘管自以爲是照着『正確的』路線幹，不知不覺中却做了漢奸賣國賊的幫兇，這不是很可痛惜的事情嗎？

(七月十二日)

救國聯合陣線的出發點

救國聯合陣線的呼聲，最近已漸漸地擴大了。只看雪片飛來似的詢問或討論這個問題的來信，便知道這件事已經受到熱心國事者的嚴重的注意，這是和民族解放前途有着極重要關係的一個極可欣慰的現象。

但是因為救國聯合陣線的成敗和民族解放的成敗有着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們必須加以縝密周詳的研究。聯合陣線的口號是一件事，在實際工作上真能認清聯合陣線的眞義又是一件事。只在口頭上含糊承認聯合陣線的必要還不夠，必須在行動上真能符合聯合陣線的任務，然後才是真了解聯合陣線。

首先我們要注意聯合陣線的出發點是未聯合。在事實上，中國的各黨各派以及各社會層，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是常處於對立的地位，處在鬥爭日益尖銳化

的情況中，換句話說，一向是未聯合的。現在國難嚴重，亡國滅種的慘禍已迫在眉睫，這慘禍所殃及的是整個中國裏面的每一個人，超出任何黨派與任何階層的利害之上，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同時在主觀方面，非用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不能保證民族解放抗戰的最後勝利：於是把一向未聯合的一切力量都聯合起來，結成鞏固的救國聯合陣線，同心協力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

我們要努力造成救國聯合陣線，第一步的實際工作是要努力把一向未聯合的聯合起來，向原已聯合的就用不着再做聯合的工夫。要能努力把一向未聯合的聯合起來，我們首先必須認清聯合陣線的出發點是未聯合。這句話初聽起來，似乎是多說的，但是在促成聯合陣線的實際工作上却有着很重要的意義。有些人嘴裏雖喊着聯合陣線的重要，而在行動上却仍在他原來所屬的一黨一派裏兜圈子，就是沒有黨派關係的，也只是在他的原來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裏面兜圈

子，並不注意到要對原來未聯合的人們方面去做工夫，並不注意到推動原來未聯合的人聯合起來。甚至有些人不但不對原來未聯合的人們方面去做工夫，而且感覺到在他的黨派以外的人討厭，感覺在他原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以外的人都討厭。不但討厭，而且還要拘泥宗派的方式，拘泥不適合於現階段的理論，抹煞一切，輕蔑一切，譏笑人家不前進，拒人於千里之外；甚至中傷攻擊，以為痛快，結果只是把原來可以加入聯合陣線共同努力於救亡工作的人，驅之門外，使他們袖手旁觀，對國事不聞不問，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們跑到反動方面，妨害救國工作的進行。這樣一來，儘管嘴上喊着聯合陣線的重要，在行動上只是拘守着原來已經聯合的範圍，對於未曾聯合的各方面，不但不能推動他們來加入救國聯合陣線，而且因為在言語行動上引起他們無謂的反感，對聯合陣線根本引不起他們的信仰與熱誠，當然不願意加入這種『成見陣線』來受閒氣！救國聯合陣線是越廣大越好，因為越廣大，力量就越雄厚。可是受着關門主義者的摧殘，無論

是出於有意或出於無意，結果是原來已聯合的仍然是限於那一些，未聯合的還是同牀異夢，各懷鬼胎！

(七月十九日)

聯合陣線與漢奸問題

我在上期筆談裏已經說過，救國聯合陣線應該把一向未聯合的各黨各派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同心協力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這樣看來，聯合陣線的門戶是非常廣大的，只要是中國人，都可以來者不拒。不然，在聯合陣線中間，仍然保持黨派的成見，拒絕和我們意見主張稍有不同的人合作，這樣仍然不免關門主義的錯誤。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救國聯合陣線，是不是毫無限制地讓一切人們都來參加？假如是漢奸，是否可以讓他參加聯合陣線呢？

我的答覆是：聯合陣線既然是越廣大越好，我們自然不拒絕任何人參加。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不能讓漢奸參加。但這一點也不必顧慮，因為既然是漢奸，根

本就不會來參加救國聯合陣線。

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我們要認識清楚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漢奸，却不應該把一頂漢奸的帽子隨便去套在別人頭上。

平常所謂漢奸，就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主觀和客觀上都做了漢奸。另一種並沒有漢奸的意識，只是在客觀上有了漢奸的言論或行動。第一種漢奸，如鄭孝胥，殷汝耕，石友三等等，他們是死心塌地做賣國賊的，那才是真正的漢奸。第二種漢奸，如有些窮苦的同胞們，因受層層剝削，既無衣無食，又無知無識，他們本意並不想做漢奸，只是爲飢寒所迫，才去充當了敵人的奴才走狗；又如一些認識不正確的名流學者，他們意識上並不想認賊作父，而事實上他們却主張屈服退讓；又如許多軍人，他們並不是不抵抗，只是因爲政府沒有抗敵的表示，他們爲保全實力起見，暫時屈服，這樣在客觀上也變成了漢奸。這一類的漢奸，雖然事實上在做漢奸，却並沒有完全昧絕良心，安心做亡國奴。所以這些人只能算作

準漢奸，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漢奸。

救國聯合陣線的門戶既然越寬大越好，所以只能拒絕真正漢奸的參加，至於那些準漢奸，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參加，而且應該用極忠實誠懇的態度，加以勸導說服，使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才是救國聯合陣線的正確態度。

救國聯合陣線既然要把準漢奸都轉變過來，使他們共同參加抗敵救亡的工作，那麼其餘沒有漢奸行動的一切人們，自然更不應該隨便排擠了。一般對於聯合陣線問題，往往容易犯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把一切不參加聯合陣線的人，都一律當作漢奸看待。其實有許多人一時不參加聯合陣線，只是因為對於聯合陣線，不夠瞭解的緣故。竭力設法，教育大眾，使大家都瞭解聯合陣線的意義，使大家都參加聯合陣線，這正是聯合陣線本身的任務。要是偶然因為別人不參加聯合陣線，而隨意套上去一頂漢奸的帽子，這依然是關門主義的方式，而不是聯合陣線的方式。

但是有的人懷疑聯合陣線的門戶放得太寬，難免真正的漢奸混進了城門，在內部起破壞作用，這又怎麼辦呢？我却以為這一層可以不必顧慮。因為救國聯合陣線假如採取光明正大的態度，即使有奸細混跡其間，馬上會顯出原形，馬上會被羣衆踢出。問題是在於我們對於救國聯合陣線有沒有自信力，有沒有下切實的工夫。

(七月廿六日)

團結禦侮

這幾天全國的注意力可說都集中於正在南京開的二中全會。「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整整的有了五年，到今天才聽說二中全會是剛在討論「共赴國難」，這是一件很可傷心的事情；但是全國的注意力仍集中於這個二中全會，愈可見國人對於國難總是盼望着當局有切實的應付辦法，尤其是聽到「團結禦侮」的號召，因為全國民衆所一致呼號的民族聯合陣線，也就是所謂「團結禦侮」，不過全國民衆所殷切希望的，不僅是號召而已，並須有事實上的表現。老實說，國人一向對於什麼會議，看得慣也聽得慣了，並不覺得怎樣重視，因為大概都是如胡漢民先生所謂「開而不會，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這次二中會議仍有許多人注意它，正是反映國難的極端嚴重，倘若仍犯着胡先生所批評的「四不主

義」，或「四不」中的任何「一不」，危急存亡一髮千鈞中的中華民國是再受不住的！

這個會議不但被侵略的中國人都很關心，就是侵略我們的「友邦」新大使，帶了一肚子的侵略步驟到中國來，準備提出所謂「中日國交調整問題」，雖已一度到過中國的首都向中國的負責當局談過一次，但是據說正式的談判也要等到二中全會開後才開始提出。很顯明地，這位侵略我們的「友邦」新大使雖帶來了侵略中國的一貫不移的政策，也要看看二中全會的態度，才把侵略的具體方案提出。他要看到的是什麼？也不外我們能否團結禦侮——不是口頭上的團結禦侮，是在事實上的團結禦侮。

其實所謂事實上的團結禦侮，意義還嫌空洞。我們都知道，這次二中全會的發動是由於西南倡議北上抗日，中央方面特召集這個會議來討論「共赴國難」的問題。這樣看來，倘若這個會議的結果能使內戰可免，中央和西南「共赴國

難』，也許有人就覺得滿意了。全國民衆所一致反對的是內戰，所殷切盼望的是『共赴國難』，倘若可得到這個結果，當然是國人所歡迎的，可是還說不上團結禦侮。因爲就是得到這個結果，最多只是中央和西南的團結；真要禦侮，必須使整個中國團結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有兩件事必須辦到：一是停止一切內戰，使全中國的槍桿一致對準我們的民族敵人；二是澈底開放民衆救國運動，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使全國的民衆都來參加救國工作。必須這樣，才是團結禦侮。

(七月十一日)

北平學聯的救國主張

北平的學生最早高撐救國運動的火炬，不但照耀了整個中國的各角落，燃起了全國民衆的救國熱情，而且使全世界震動驚歎，引起了對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厚的同情。我們每想到北平環境的惡劣，危機的嚴重，對於北平青年鬥士們再接再厲的努力奮鬥，更不勝其敬佩與懷念。

最近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曾寄給我們一封公開信，申述對於救國主張，囑本報披露，已繼續登載於已往三日間的本報，想讀者諸君已經看過了。北平學聯是代表北平各校青年鬥士的總機關，由他們從實際鬥爭中獲得的教訓所結晶的救國主張，實很值得我們的特殊重視，所以我們要再撮述其中的要點，並略附鄙見，以告國人。

這封公開信裏所申述的救國主張的最大前提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武裝抗敵」，認爲「只有動員全國，才能保證抗敵的勝利」，這個觀點是完全對的。中國在不抵抗中淪喪着一大塊一大塊的國土，這固然是全國民衆所痛心疾首的事實，但是前仆後繼的局部抗戰也在光耀着民族的奮鬥精神，這許多以熱血爲民族爭生存的武裝鬥士，他們爲國的犧牲，是我們所永遠不能忘的；但僅僅局部抗敵，終不免被敵人收得各個擊破的最後結果，所以我們現在要一致起來要求動員全國。民族聯合陣線在國難愈益危迫的今日，實有絕對的必要，重要的原因也在這裏。所以我們深信北平學聯的「動員全國」的主張實能反映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

但是民族聯合陣線不僅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要腳踏實地幹去。北平學聯對於這一點也有幾句很重要的話，即：「唯有各界領袖分子首先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才能督促政府當局，喚起廣大民衆。」我們覺得在實際促成民族聯合陣線的

工作中，這幾句話實含有很重要的意義，不可輕易放過的。這裏注重『各界領袖分子首先聯合起來』，表示我們的國難到了這樣嚴重的時候，救國不是任何一界所能包辦的，必須不論階級不論職業，爲救國這一個唯一目的而共同聯合起來；這才是民族聯合陣線的本意。倘若有任何方面仍存着階級的成見，仍然你猜我忌，自己先鬧做一團，反置國難于不顧，這便是破壞民族聯合陣線，在客觀上便等於加入漢奸賣國賊的營壘。必須打破這一關，然後才說得到『督促政府當局，喚起廣大民衆』。

（七月七日）

統一與聯合

聯合是過程，統一的目的。要統一必先聯合，惟聯合才有統一。目前流行的民族救亡陣線這個名詞，有的人稱之爲『統一陣線』，有的人又稱之爲『聯合陣線』。可見『統一』與『聯合』是一而二，二而一。

可是有些人却故意曲解，把統一與聯合這兩個名詞，分拆開來，甚至作互相對立的解釋。有的誤認統一是獨霸天下的意思，既然是獨霸天下，自然和聯合的意義相反。有的誤解『聯合』就是妥協屈服，既然是妥協屈服，自然並不是爲了統一的目標而聯合。大概國內的實力派勢孤力弱的，要求聯合而不要統一。一旦有了權勢之後，就要統一而不要聯合。其實這些見解全是錯誤的。天下斷沒有內部不聯合，而有真正的統一。而且如果不是爲了統一對外，所謂聯合，也只是空

虛的，不能持久的。

從袁世凱到現在，中國天天求統一，而並沒有一天真正全國統一過。這原因在那裏？原來過去的統治者只想消滅異己，獨霸天下，而並沒有想從『聯合』以求『統一』。可是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國家，在國難嚴重的今日，要用一黨，一派，一種主義，一種思想，來統一全國的各黨，各派，各種主義，各種思想，縱使華盛頓拿破崙再世，也不會得到成功。所以結果愈是求統一，而內部却愈見分裂。

現在有些人喜歡引證普法戰爭的史實，以為俾士麥是先統一德意志各聯邦，而後對外才得到了勝利。却不知道俾士麥是首先聯合德意志各邦，共同對法作戰，於戰勝之後，才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假如不然，俾士麥首先用了普魯士武力，南征北討，消滅德意志其餘各小邦，這樣不但不能於最後戰勝法國，而且德意志的內部統一，恐怕也未必能夠完成。這是一個小學生都能懂得的道理。爲什

麼還有些人竟不能明白呢？

所以統一與聯合是不可分離的。要真正的統一，只有以聯合入手。但是聯合却又必須有一個對外的統一目標。在民族危機十分深重的今日，統一的目標，就是抗敵救國。離開了這目標，就無法統一起來。不是認定了這目標，也斷然無從聯合起來。

民族解放與人民陣線

附原信：

韜奮先生：

聽說你們的日報就要出版，並附有星期增刊，非常愉快。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雖還未能讀到貴刊，但是因為看過你們以前所編行的刊物，深信貴刊是很值得珍愛的；因此就覺得似乎我有權利先向貴刊貢獻意見。

我覺得貴刊應負責促成解放中國民族的偉業，而目前的中心問題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線之實際的組織。貴刊應將全部精力聚集於此。

救亡的人民陣線應是極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應是全民族抗敵反賣國賊的各階層聯盟。從最進步的階層及其政黨的武裝力量起，直至最落後的同鄉會宗教團體與部分反敵

的地主，軍人，官吏，資本家，名流學者等，都應包括在人民陣線之中，這個問題不應該只是宣傳的口號了。而應該進入實際的組織工作上。貴刊就應來擔負這一艱巨而偉大的組織工作。

關於人民陣線，我覺得最危險的是狹隘的關門的觀點。有人認為民族獨立的思想和要求已不及一九二七年革命時候那樣大，這便是很大錯誤的判斷。事實是恰恰相反的，侵略主義在中國勢力比一九二七年有十倍的加強，民族危機已達到這亡國滅種程度，這已成爲全國各階層人民之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民族獨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過其他一切問題在全國人民面前被嚴重的提出來。這已成爲中國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務了。這時候誰能在民衆面前正確答解這個問題，誰就能獲得民衆的信仰。這是人民陣線組成的基礎。反之，誰忽視這個問題，降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誰就要落在民衆後面，不齒於民衆。

自然，現在的民族運動比一九二七年是大不相同，這表現在：現在的民族運動是在經過無數次革命鍛鍊之後產生的；是在中國革命形勢已經存在，及世界已處在革命與戰

爭前夜形勢之下產生的。因此，他就以特別有力，特別堅持，特別與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響，互相幫助，以達到中國民族之澈底解放。

還有人說，統治中國是資本勢力，封建勢力沒有了，民族獨立的動力是工人階級，而民族運動的任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同時還肯定的說：在中國以後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民族英雄再不會有了。這種偏見如獲抬頭，人民陣線要全被葬送，是沒有疑問的！

如果說：封建勢力沒有什麼（？），民族問題也沒有什麼（？）從事民族獨立運動的只有工人，而民族運動的任務又是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試問在這裏還有什麼人民陣線的必要？

甚至有人輕視與侮辱在民族解放中英勇鬥爭的農民，說「目前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其對麵包與土地的要求，決不比對民族獨立平等的要求低一些……華北傀儡的活動，是有着飢餓的農民作牠的社會基礎的。當他們一面宣傳「文化合作」「經濟提攜」，而一面向農民宣傳開發華北便有飯吃的時候，農民是忍痛受其麻醉的。」這是什麼話！竟說農民是漢奸的社會基礎，農民會接受侵略主義者的宣傳，忍痛作漢奸；唯一的理由，是

因爲農民對麵包和土地的要求比對民族獨立平等的要求高一些。我想除開侵略主義者的奸細之外，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東北四省廣大的農民參加義勇軍及每次學生下鄉宣傳獲得廣大農民的贊助，不知作何種解釋？當着工人學生向農民宣傳，農民是很容易懂得：在亡國之後，他們所要求的土地與麵包是更難到手的。在民族革命之勝利進展中，在沒收侵略主義與漢奸土地財產之鬥爭中，他們的土地與麵包要求是更易於實現的。在民族鬥爭中聯系着滿足工人農民之土地與麵包的要求，才是正當的。所以民族獨立在今天是主要的要求。

如果說除開工人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是反民族解放的，這就把一切的門都關死了，還有什麼人民陣線？

我肯定的認爲：在今天中國全部陷入完全殖民地的時候，在亡國滅種迫在眉睫的大禍前面，工人與農民都是革命的基本動力，城鄉小資產階層是整個的重新轉入了民族的解放鬥爭的營壘，成爲民族解放運動之可靠的同盟者。民族敵人的營壘中開始了從來未有的動搖與分裂。首先動搖的是民族資產階層與富農，這時候民族資產階層有由動搖

而至對革命中立的可能，一部分有重新參加民族革命的可能，許多的小地主與一部分官僚，軍閥，有同情贊助與參加民族革命的可能，我相信代表資產階層與小資產階層的民族英雄不獨還會有，而且將更多的不斷的產生出來。這就是說：參加革命的羣衆基礎與社會階層更加强了，更廣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會基礎更削弱了。這就造成了極廣泛的人民陣線的基礎。不承認對目前形勢的這種分析，就談不到人民陣線與上層的統一戰線。

我覺得你們在組織人民陣線時，應根據上述的分析，更大胆些，更放縱些，把門完全打開！拋去一切狹隘的對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廢物，不管什麼黨派，什麼團體，什麼樣式的個人，你們都要去招致來，在抗敵救國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從某些比較進步的要人，直到青年會，佛教會，商會，以及其他一切新式舊式的各種各色的團體與個人，都要去推動與鼓勵他們到這條戰線上來。絲毫不要機械，能全部同意你們主張更好，即使只同意你們一點，只能給你們以極有限的幫助，甚至只能中立不積極來反對人民陣線的都好。因為我們目前唯一的目標是反對侵略主義者。你們要使每一個人明白他

受到的共同威脅，知道只有站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線上，才是救自己與救民族的方法。你們反對賣國賊，要集中火力對付親敵漢奸，其餘的都應成爲你們間接的同盟者，這樣才能結成廣泛的戰線。

對於麻醉民衆爲民族敵人張目的所謂「名流學者」，你們批評的澈底是必要的，因爲這些人也是東北的出賣者。他們常常成爲賣國者的理論家，但他們還是中國人，事實逼迫他們一定的時候也不能不認爲抗敵戰爭是必要的。因此你們在批評中還應表示善意的態度，應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擊的語句，你們應該鼓勵他們往好的方面走。

總之，我以爲你們的火力應放在親敵漢奸身上，其餘你們應盡力使他們站在中立，同情，和贊助你們的地位上來。你們要促成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線，便不得不嚴重注意到這一點。關於上面所提到的農民和工人等等的生計問題，我們也應該堅持這樣的觀點：即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與滿足工人職員士兵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不獨不會削弱抗日救國的力量，相反的，將大大增加抗日救國的力量，發動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到民族戰場上去英勇犧牲的精神。

我覺得狹隘與不廣泛，是促成人民陣綫的大障礙，所以在貴刊即將出版的時候，貢獻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意見，供你們的參考。

我以為還應確定一下貴刊應該屬於何種性質。我認為貴刊應成爲救國人民陣綫的指導者與組織者；成爲千千萬萬各種各色羣衆的權威的刊物。

韜奮先生：話暫時說在這裏爲止，我不希望貴刊一定發表我這封信，但我希望先生及貴社同人能考慮一番我所貢獻的這些意見，並在貴刊上簡單答復我。此致

敬禮！

莫文華，五月廿四日天津。

本報的目的，劈頭第一句就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運動』，莫先生的這封信對於『民族解放人民陣綫』有着剴切詳明的指示，和我們的意思，可謂不謀而合，我們於欣感之餘，並覺得這種意思實有公開於一般熱心救國民衆的必要，所以便把這封信發表出來。

在這國難萬分嚴重的時候，全民族裏面，各人都應該各盡所有的力量，加入民族聯合陣線努力；在另一方面說，凡是有一分力量可以貢獻於這門爭的任何一人，我們都應該鼓勵他盡他所有的這一分力量用到民族聯合陣線這上面來。民族革命的力量增強一分，即民族敵人的力量削弱一分。所以除開在事實上已顯然甘心做漢奸，在事實上已在出賣民族利益的奴才們，我們都要盡心力把他拉到民族聯合陣線裏面來。

現在還有人談到民族聯合陣線，便想到什麼領導權問題，甚至有些怕領導權被人搶去，以致不敢發動或贊助民族聯合陣線。我們以為誰能把握着領導權，是要看事實上誰能堅決地英勇地領導救國運動，這是要由實際行動決定的事實問題，不是空談領導權應該歸誰所能決定的問題。在這樣亡國滅種大難當前的時候，誰能在實際行動上領導全國造成聯合陣線，領導權就必然地自然地歸到那方面去。倘若因為怕失却領導權而袖手旁觀，置身於民族聯合陣線之外，那就永遠

和領導權無緣接近；倘若因存着成見，不願領導權被誰拿去，因此而置身聯合陣線的外面，或甚至有破壞聯合陣線的瘋狂企圖，那領導權也仍然要輪到在實際上能領導救國運動的方面，無論你願不願，在事實上是相干的。莫先生對『關門主義』的錯誤已說得很明白，我們以為對領導權誰屬的無謂的躊躇，也是聯合陣線的一個障礙，所以提出來略加補充。

在中國的人民看來，最急要的問題是救亡。不要再管何黨何派；即在任何黨派，國家亡了，什麼主張都徒然的。即就政權在手的國民黨說，華北被敵人侵入以後，國民黨的領袖孫先生的遺照就不許懸掛，孫先生的遺囑也沒有人再敢在那些地方高聲朗誦，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不得不三緘其口，黨部也只得紛紛關門大吉了，所以現在應該不論何黨何派，要立刻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的大目標下，集中力量，抗敵救亡。這不當是在民族的生存上有絕對的必要，即為任何黨派的身生存計，亦有絕對的必要。有人還不免有一種懷疑，認為聯合陣線也許是某黨

某派的手段，在手段後面還另有該黨該派的目的。有着這樣的疑慮，也是聯合陣線的另一障礙。但看了上面的分析，便知凡是真能堅決努力於造成民族聯合陣線的，救國便是他的真誠的目的，決不是用甚麼欺騙的方法來達到甚麼另外的目的。只有那些很怯懦地只怕民族聯合陣線造成後，自己的黨派要被消滅的，那才是有着另外的目的——黨派自私自利的目的——置國家民族的存亡於不顧。再進一步說，任何黨派有着這樣的顧慮，便足以證明該黨派是在老實承認他們是在出賣民族利益以保全一黨一派的利益（即一黨一派的利益是否真能保全，還是另一問題）。因為民族聯合陣線是有利於民族的，同時當然是不利於出賣民族利益的任何黨派。至於本來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中華民國的國民，如因為受着這樣自私自利的黨派所麻醉，減少他對於民族聯合陣線的熱誠，那更是愚蠢達於極點了。這當然也是聯合陣線的一個障礙，所以我們也特為提出來，作為莫先生這封信的補充。

（六月七日）

人民陣線與關門主義

附原信：

韜奮先生：

前次我給貴刊論人民陣線的信，僅僅是批評一個具體的主張，沒有說到目前關門觀點的全部，所以引起先生及第二期王保新先生的許多補充。先生的意見我都贊成，但我趁著這個機會將人民陣線與關門觀點再來一般的說幾句話，想還是先生所能允許的吧！

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是中國目前的中心問題，是我們戰勝侵略者的中心關鍵。所以阻礙和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門觀點，就成了一切救國先進份子中之主要危險。至於根本否認有民族統一戰線必要的人，我們可以不去管他。因為這種人在客觀上是漢奸。現在我所要說的是那些對於目前民族統一戰線之重要性估計不足，及對於廣泛的人民陣綫懷著深刻疑懼的那些人。他們一方面承認必需聯合全國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去戰

勝侵略者，但一到實際問題上，他們又懼怕人民陣綫或者輕視他。結果就構成了他們的關門觀點。

這些關門觀點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是由於對目前變動了的形勢不了解與估計不足，是由於對自己不相信，對人家恐慌。因此，他們總是害怕，怕領導權被人搶去，怕受人家利用，怕漢奸來破壞，怕動搖自己，怕發生錯誤……結果他們只有把門關起來，拒絕一切可能合作的同盟者。他們以為把門關了，就什麼也不害怕了，就可以保存他們的純潔，清高，古傲和本色。

在今天人民陣綫可以說還沒有正式開始，但王保新先生就叫出人民陣綫的「危機」來了。親愛的王先生！我不同意你這種心理！現在的「危機」不在人民陣綫，而恰恰在你自身。因為你這種心理的叫出，可以嚇退許多人參加人民陣綫，也嚇退你自己。比如你說「漢奸鑽入陣綫裏面去，其害不堪設想」，我認為這是過分的顧慮。漢奸可以破壞！民陣綫，人民陣綫也可以制裁漢奸，不堪設想的恐怕還是漢奸。你又說：「組織方面，仍須嚴格」。怎樣嚴格？就是把門關了，拒絕那些抗敵的軍人，官吏，資本家，地主及

一切你不相信的人來加入，或者自己不敢去加入有這些人參加的反日團體和組織。然而人民陣線是不能拒絕那些願意抗敵的軍官，官吏，資本家來加入的。他們來加入對於民族解放運動不是有害的，而是有利的。

人民陣綫與上層統一戰線的可能，我在前一封信上已經說過，是由於目前客觀形勢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比數年前有了很大的變動。但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還由於主觀力量的變動。在中國現已存在着民族解放的鐵一般的中堅力量，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聯合陣線口號已為大多數人民所接受，而中國社會的每一個階層每一個政黨都經過了無數次的革命鍛鍊，都成為經驗豐富的老練的成員，不比從前那樣幼稚，這些成員在未來的大事變中都將表現他們確定的態度和地位，正如戲劇中的演員一樣，各人都明白自己的地位及如何動作等。正因為這樣，廣泛的人民陣綫就絕不會完全重複已往的錯誤。對於這種錯誤的過份的恐懼，是完全不應該有的。

廣泛的統一戰線與廣泛的領導權是分不開的一件事。拋開統一戰線來談統一領導權，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那在實際上就是甘心放棄領導權。任何人，他不為團結一切不

願意作亡國奴的人來努力并取得他們的信仰，他就不能領導這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然而在人民陣線中的各黨各派各階層都想建立與穩固自己的領導權。但那些能夠爲中國民族解放奮鬥到底，能夠將自己階級的部份利益與整個民族利益更好的聯系起來，能够在人民陣線中無誤的適當的應付各種各色的同盟者，那些人就更有資格在人民陣線中樹立自己的信仰和領導。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應該無所畏懼。只有那些準備中途叛變的人，才懷著在中途有被棄於人民陣線之外的危懼。

敵人與漢奸所最怕的是人民陣線。因此他們造作各種謠言，用各種方式來破壞人民陣線。他們說人民陣線中有何種不可捉摸的陰謀，號召大家不要受人利用。對於這種破壞應給以澈底的揭穿，這是無問題的。但是過去那些關門主義者的冒險行爲，使許多可敬可愛的同盟者受到不必要的犧牲與打擊，而這種事情的惡劣影響恰恰給敵人和漢奸利用來恐嚇人民不要加入人民陣線。現在必須決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冒險的行爲，尊重與愛護每一個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使他們能够在人民陣線中發展他們的長處，感覺興趣，這樣才能造成互相尊敬的誠意的合作。

我奉告一切的愛國志士們！爲著團結全民族一切救亡的力量去戰勝敵人，你們應該胆大些！胆再大些！你們自己都有堅定的立場，堅定的救國主張，還有堅決的意志與豐富的經驗，客觀的主觀的形勢無一不利於你們。因此，你們不應該害怕這樣那樣，要應該完全自信，你們不會隨便受別人的不正確的影響和利用，相反，你們爲民族生存而奮鬥的英勇犧牲精神與堅決正確的主張能够去影響與領導別人。你們要放胆的跑到廣大的各種各色的羣衆中去，把人民陣線創立起來。

自然，在人民陣線中可能有各種危險，發生各種錯誤，但這是在人民陣線大規模建立起來以後的事情。今天的主要危險，則是各方面都害怕，各方面都關門，根本就使人民陣線不能大規模建立起來，或者在某地建立起來又隨即弄倒。現在我們估計到將來人民陣線中可能發生的一些危險和錯誤，在可能時給以預防是對的。但在今天是無法完全避免的。而且任何事情都有不能避免的同等可能的危險。讀卡爾的書，也有可能變成各種修正主義的危險。要完全避免各種可能的危險，那只有一事不作。然而我們不能因有「噫」的危險就把「食」也廢了。

膽大些！把門完全打開！小偷，盜賊和魔鬼，是有辦法制服的！

先生！話已說多了，你的意見以為如何？此請

文安！

莫文華上，六月十九日。天津。

莫先生的意思很對，我們可以完全接受。不過我們還有一點願提出研究，那就是『人民陣線』這個名詞用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容易令人誤解，不如用『民族聯合陣線』來得清楚。（稱『抗敵救國聯合陣線』當然也可以，但不及『民族聯合陣線』的簡便。）『人民陣線』這個名詞大概是借用自法國的人民陣線。正因為有着這樣的淵源，所以很容易令人誤會。爲什麼呢？因爲中國努力民族解放的聯合陣線和法國的聯合陣線是有着根本的差異，不應混爲一談的。法國的人民陣線是使法西斯以外的人民聯合起來反對法西斯，是以階級爲出發點的。它的性質是對內的。法國已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它只有內部的階級鬥爭的問題；法西斯如在法國抬頭，不但勞苦大眾遭殃，而且因民主權利的損失，（法西

斯獨裁如實現，民主權利當然要被一筆鈎銷，自由主義者也一地樣要遭殃，因此法西斯以外的法國人結成人民陣線來對付法西斯。中國的情形便不同，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是正在受着侵略者最殘酷的侵略，是要集中全國的力量來一致對外——對付侵略國——目標是對外而非對內，是要不論階級，只要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都聯合起來一致抗敵救國，當然不是以階級爲出發點，如也沿用法國的「人民陣線」的名詞，關於這一點便容易使那些患着左傾幼稚病者誤解，結果不但不能結成聯合戰線來抗敵救國，來使民族解放，反而要破壞聯合陣線，這關係是很嚴重的。而且稱「人民陣線」也容易使人誤會只包括人民，有志抗敵救國的軍人官吏並不包括在內。所以我們主張，爲明瞭起見，不可再用「人民陣線」這個名詞，應該用「民族聯合陣線」，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爲本位的聯合陣線；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是中華民族的任何分子，除漢奸外，都可以參加的，都應該參加的，並不限於任何階級的，並且不該由任何階級包辦的。說得直

截。了。當。些，這。裏。面。只。有。民。族。解。放。的。問。題，只。有。一。致。抗。敵。救。國。的。問。題，而。不。該。牽。到。什。麼。階。級。問。題。

(七月十二日)

關於救國聯合戰線的幾個疑問

附原信：

韜奮先生：

關於救國聯合戰線問題，在貴刊討論很多。我對於這件事，在理論方面可以說完全信服，不過在實際上，覺得還有幾個疑問，又須重行提出討論：

(一) 在聯合戰線策略之下，怎樣可以使從前有過嫌隙仇恨者捐棄前嫌，共同攜手做抗戰工作？老實說，今日中國文武各界都有黨派，各黨各派間的傾軋手段，平時都是極尖銳毒辣的。當兩派鬥爭時，任何犧牲都可不顧，也就是任何手段可以使用。昨天有這樣行動，有這樣心理積習的人們，今日突然聽到聯合戰線的口號，是否能夠立即息爭？又是否能夠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來向敵人鬥爭，我覺得不是一句口號可以能夠把從前

一切的嫌隙仇恨冰消的。同樣，從前施行關門政策的朋友，只有門內是朋友，門外的盡是敵人，於是什麼欺詐都做到家，因此一般人對於這班關門朋友都有些望而生畏，甚至對於說幾句前進話的人也被看為關門朋友。在這種社會狀態之下，怎樣能够使一般人相信聯合戰線是有效的救國策略，怎樣能使一般人不懷疑這是另一套欺詐行爲。只是說「誠意合作」四字，我覺得有些神秘，也太接近了「唯心」。封建時代的正心誠意的祈禱，也不過是使人民在神道設教時代信服的方法。我們在今日所謂「誠意」之下，還有更有效的方法嗎？有理論才產生方法，這是對的。但是沒有方法的理論也不會兌現的。所以第一點，我相信聯合戰綫是今日唯一的救國策略，但是我們更需要具體的而又更有效的方法來實現這個救國策略。

(二) 什麼是聯合戰綫的核心？聯合戰綫是物理現象的結晶，不是化學上的化合。參加聯合戰綫的人們不必把人的主張劃一類同，這是很對的。站在聯合戰綫上的人們只要能够在抗敵救國的一點上相同，這點也是很對的。不過，這樣就有極大的分歧了。南宋高宗與秦檜們別具鬼胎，決不願收復兩京。唱長期抵抗與準備抵抗者都別有用意，

決不會有抗戰的行動。他們不但自己沒有行動，並且可以用種種手段欺騙他的羣衆，蒙蔽全國人民（尤其是一般小資產階級與市民），同時他們也就實行摧殘的工作。我們固然知道欺騙與蒙蔽是不會久長的，但是在五六年內失去東北四省內蒙華北五省加速度亡國之下，等到人民覺悟已經早是亡國奴了。我們知道液體結晶，只要溫度相宜，又有核心（是結晶起點）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結成極大的晶體。我們相信今日的中國，提倡聯合戰綫的溫度是相宜了。但是怎樣起頭呢，我們雖然相信可以結晶的液體，只要本質不變溫度不變，遲早可以結晶，但是時不我待，又怎末辦呢？因此，我又想到方法問題了。只有可能，沒有方法來促成，久而久之，這個已有的可能也會漸漸消失。

（三）在發展的進程中，怎樣可以保持不是必要時不發生分裂？「在同一目標之下，各人仍然具有各自的特質聯合起來對付敵人。」初看起來以為在共同目標沒有達到以前，決不會分裂。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各人既然有各人的主張，也就各人要在相當的時機上攫取他的必需的權利及其他。這樣便是危機四伏，時時可有爆發的可能，也就事事有爭窩子的可能，在任何一個聯合之下，沒有永久不分裂的，但分

裂的遲早與能否達到目標的關係太大了。在今日提倡聯合戰線的救國策略之下，關於分裂的一點，必須估計到。不但估計到必有分裂，並且必須估計到何時是分裂的爆發，是否可以延長時間來爆發等等，這件估計，不但提倡者與主持者應有極精確的估計（也可說是極精確的推算）。一般加入聯合戰線的人們也必須有此估計。因為有此估計，或者可以來彌補於萬一——在共同的敵人沒有打倒以前，決不分裂。

（四）怎樣處置包辦？這是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在一條聯合戰線上，雖然目標是相同的，但是參加的各單位的力量是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力量與不相同的主張配合起來，便會產生比較強有力的包辦舉動。如說「包辦」有幾種程度，下等的是包而不辦，這是人人都知道是聯合戰線的害羣之馬。其次便是有了包辦的計劃，便必須播去別人可以用的機會，消滅別人可以有貢獻的力量。他自己呢，在這種包辦計劃之下，不得不把他的力量集中在怎樣可以削平羣雄，唯我獨尊的一點上去。在羣雄未平，包辦局勢未完全造成以前，包辦者決不肯為共同目標而努力。不但本身不肯努力，勢必阻礙他人的工作，幾方面抵消以後，聯合戰線裏的力量都消失光了。任何一個團體，內部的矛盾與糾

紛決不會絲毫沒有的，但是包辦者就在這點上，他決不會理解到「除非一齊對外，內部的矛盾與糾紛才可以停止」。同時我們知道決不是只有張三要包辦，李四不要包辦，所以愈想驅除包辦者，反而使包辦者愈加勾結起來反對聯合戰線。這點是極難通過的困難點，必得慎加考慮。

我相信聯合戰線是今日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策略，但是運用的方法必須有精詳的指導，不然，稍稍跑入摸黑路的歧途，便有極大的損失。因此希望先生能够致全力注意於這點——實施的技術指導。敬祝

康健。

林中上。七，五，上海。

林先生對於救國問題，可謂語重心長，我們覺得不勝欽佩。國人對救國聯合戰陣都能有這樣的慎密研究與注意，便是一種極好的現象，便是救國必定可以獲得勝利的預兆，這是我們尤其感到欣慰的。救國聯合戰線果要獲得勝利，必須我們對這件事都有極堅定的信仰，極熱烈的擁護，極誠意的合作；要做到這樣的地

步，最先決的條件還是對這事有極透澈的理解。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所提出的疑問是不勝歡迎的。

林先生提出的第一點，認為各黨派間在已往有着嫌隙仇恨，因此懷疑他們能否共同攜手做抗戰工作。嫌隙仇恨是舊帳，這舊帳若不勾銷，當然還是要互相猜忌，互相傾軋，不能共同攜手做抗戰工作。但是在國難這樣嚴重的今天，我們必須不算一切舊帳，聯合起來對付要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最大敵人。我們深信各黨派間在已往無論有着怎樣深的嫌隙仇恨。總不會超過對於我們民族的共同大敵。我們如不能抵抗我們民族敵人的殘酷侵略，結果必至同歸於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所以，『開誠合作』是出於共同圖存的需要，是『救死唯恐不贍』的問題，和憑空虛構的『祈禱』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要使一般人不懷疑這是另一套欺詐行爲，須在行動上有誠意的表現，事實勝雄辯，只有用事實來證明。我們要實現這個救國的策略，當然需要種種方面的努力來促成這個救國聯合戰線的結

成。最先的工作當然要盡我們的力量宣傳，解釋，說服。像關門主義也是救國聯合戰線的大障礙，我們先須盡力使人明瞭關門主義怎樣妨礙救國的工作，使他們於明瞭之後盡力克服它。

第二點，聯合戰線的核心，只須對聯合戰線的任務明澈，對聯合戰線的工作最熱烈最堅決的人們，都可以做聯合的核心，此處所謂核心不過是指推動的核心，並不包含有包辦的意思，因為既是救國聯合戰線，便是要容納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都來參加救國的工作，本不容許包辦的存在，且在事實上，國難到了這樣的地步，非動員全國的力量來搶救是絕對無望的，所以也不是任何一黨一派所能包辦的。至於「時不我待」，那點只有更加緊地推動，更加速地進行，關於「方法問題」，我們以為第一步仍在說服大多數人明白聯合戰線的必要，造成強有力的輿論，形成強有力的民意，倘仍有一二人或少數人要背道而馳，他們在事實上也要感到走頭無路的。

第三點是保持不分裂的問題。只要救國聯合戰線能造成。只要參加救國聯合戰線的人對於這件事的任務和工作有澈底的理解，充分的信仰和誠意，在民族的共同大敵未除以前，我們相信是不會分裂的。當然，要達到這個目的，還需要我們的努力工作。即有困難，我們也只應該用努力工作來克服困難，不能因為恐怕困難而坐待民族敵人的宰割。我們只須明白救國聯合戰線的真正任務，各人便不致在這個唯一任務以外圖謀其他的利益。這個流弊的避免，也在乎我們的努力工作，尤其是林先生所謂「聯合戰線的核心」，要注意於這個流弊的預防，我們相信這預防不是不能的。只要大多數人能明瞭聯合戰線的真正意義與任務，對於破壞聯合戰線的任何行爲，民衆的制裁力一定是很大的。

關於第四點，怎樣處置包辦問題。我們以為倘若救國聯合戰線沒有成功的一日，什麼都無從說起；倘若救國聯合戰線能造成，根本就無所謂包辦了。同時我們相信只要不是甘心做漢奸賣國賊，都有加入救國聯合戰線的可能，這就要看努

力於促成救國聯合戰線的工作是否做得好，做得對，做得有效率。關於這一層，在答覆第一點的末幾句也可供參考。

(七月十二日)

關
於
國
難

艱苦奮鬥

凡是做中國的人，眼見中國民族危亡的急迫，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橫行，沒有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膺的。照例一個新刊物的創刊詞裏總喜歡說些吉祥的話語，但是我們臨到這樣亡國滅種大難當前的環境，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見的時候越是不免要抱頭痛哭一頓，絕對引不起什麼歡悅的情緒。所以當記者拿着筆準備和諸位朋友談話的時候，我不禁想像着國內外無數的讀者好友都是在極沈痛的心境相對着。

這種極沈痛的心境的存在，不是無緣無故的，凡是稍稍像個人的動物，在這樣極端侮辱的境地，誰都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想諸位還記得，不久以前，日本貴族院議員三上參次公然在議會提出極端侮辱中國的提案，說為維持日本皇室的

尊嚴起見，對中國之自稱『中華民國』，實爲有礙日本國體的尊嚴，應請外相向中國政府提出勸告，把『中華』改稱『支那』！以身居國會議員的地位，公然對整個中華民族作毫無忌憚的侮辱，而在『中華民國』却只忍淚吞聲，不敢有一個字的抗議，反而要天天談着『提攜』，哀求『親善』，這類事實便是當前整個中國所處地位的象徵。最近『尊嚴』的『友邦』用武裝保護『走私』，破壞中國金融，但是依『尊嚴』的『友邦』看來，過失却反而在被蹂躪的中國，竟由駐華日大使館參贊若杉對中國外長提出警告。說我國報紙登載日鮮人在華北走私猖獗的情況，有背中日親善的原則，要求嚴厲取締。天津國貨售品所有兩個職員被認爲有抗日嫌疑，即可在『中華民國』的國境內，由日兵任意拘捕。他們在北平車站，也任意拘捕華人。北寧路橋被炸後，天津和塘沽兩處的華籍職員。就被日軍監視。這些職員的無妄之災，就因爲在職員上面有着『華籍』的頭銜。諸如此類舉不勝舉的慘痛的現象，都是擺在我們眼前的鐵一般的事實，不容懷疑地中國在

實際上已陷爲奴隸的國家，中國人民已陷於奴隸的地位。不願安於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對於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絕對不能再坐視了，必須迅速造成全民抵抗救國的聯合陣線，用熱血的代價，英勇的行動，向着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猛攻。我們整個民族的生路，就靠這樣艱苦奮鬥中得來。

駐南京的日總領事須磨公開談話發表，說『時局變化至此，中國如不肯與日本攜手，那只有對日宣戰，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因爲日本倘若退却一步，就等於總退却，日本立志很堅決，只有向前邁進。』這很顯然地公開表示日本非滅亡整個中國，絕對不肯罷休，中國要末投降，自甘亡國，要末只有抗戰。我們深信中國的全國民衆只有毅然決然地發動第二條求生的路，絕對不願走上第一條的趨死的路。

時勢的危迫實在不能讓我們猶豫了！日本陸海外三省已根據須磨的報告，於本月三日召開陸海外三省會議，研究一切侵華大計，在新任駐華大使川樾赴任

前，作具體的決定。我們不願坐以待斃，就該下決心起來自救。自救的方法怎樣，這就是本刊所要提出貢獻的問題。

(六月七日)

民衆的要求

民衆所要求的是真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但怎樣知道是真正的澈底的抗敵救國呢？至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開放民衆的救國運動；還有一個是在救國目的未達到以前，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不是僅靠軍事所能獲得的。兩個侵略國的掠奪戰爭和被侵略國對於侵略國的抗戰，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主要的異點是前者偏重軍事的對抗力量，後者却靠一致拚死自救的策略。因爲這個緣故，在被侵略國的基本力量是在軍事和民衆的力量打成一片。所謂軍事和民衆的力量打成一片，却有特殊的意義，不可忽視的。遇着全國民衆所托命的國家民族臨到極危殆的時候，大家爲着救死而共同團結起來努力奮鬥，這是自發的必然的運動，在握有政權軍權

者誠然也志在真正出全力爲垂危的國家民族爭取最後一線的生機，和民衆救國運動所奔赴的目標是同一的，這兩方面便自然地會打成一片。在這種的形勢之下，當局者不但怕民衆救國運動，而且渴求民衆救國運動的自動勃發，和軍事的力量相輔相成。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民衆救國運動的解放，是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一個象徵。在民衆方面，誠然要實現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第一步必須爭取民衆救國運動的自由權。

抗敵救國是最偉大的，也是最艱苦的事業，需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奮鬥，這固然是不消說的。但是爲什麼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奮鬥？爲的當然不是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的利益，却是要使得全國民衆所托命的國家民族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在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不應該妥協。這理由是很顯然的，真正的目的既在抗敵救國，在敵未退而國未救以前，爲着什麼要妥協呢？所以是否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要看是否中途妥協。中途決不妥協，那才是真爲着抗敵救

國而邁進，否則便表示另有其他的動機。這可說是第二塊試金石。

常聽到有人發生疑問：某某在心裏是要抗敵救國吧？某某在動機上是另有問題吧？無可捉摸的心，無形可見的動機，誠然無法加以評判，但是事實上的表現却是。有。憑。有。據。的。客。觀。材。料。注。意。客。觀。事。實。的。進。展，應。用。這。兩。塊。試。金。石，正。確。的。評。判。不。是。不。可。能。的。

(六月八日)

民衆與國難

現在每一個中國人，只要他不是漢奸賣國賊，在他的腦際所時常縈迴着的一個問題。一定是怎樣可以解決國難，怎樣可以使瀕於危亡的中華民族得到起死回生的途徑。

我們深信國難的解決要靠全國民衆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決不是可以靠幾個『英雄』，也決不是可以靠任何一黨一派的少數人。這理由，我們已屢次有所說明，即被壓迫的民族對於侵略國的抗戰所採取的形式，和兩個侵略國彼此爭奪贓物的抗戰不同。即就遊擊的戰略而論，便不是專靠軍隊本身所能有效的，必須全國民衆作熱烈忠誠的參加，使國內意識不能一致的侵略國受到大規模的持久戰的嚴重的打擊。所以真有誠意救亡圖存的當局，對於民衆的偉大力量，不但不輕

視，不但不壓迫，而且要認爲這是基本的國力所在，要特別加以衛護的。

民衆對於國難的拯救既有着這樣的密切關係，所以民衆對於國難應有正確的態度與觀察。

所謂正確的態度，是應該明白國難的拯救是要經過異常艱苦的歷程的——尤其是中國今日的情形。民族的內外敵人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命作空前的嚴重摧殘，我們要突破重圍，死裏求生，非有堅決苦戰的意志和不怕艱難的精神，是無法達到我們的目標。因爲這個緣故，我們不應因一時一事的偶然失利，便心灰意冷，徒作無謂的悲觀。我們對於救國這件大事。應各盡所有的力量，作持久的努力奮鬥，在中華民族未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以前，無論遇有何種困難，無論遇有何種失利，我們只有克服的一條路，決無回縮或畏懼的餘地。換句話說，我們只有排除萬難，向前邁進。各地救國民衆——例如再接再厲的北平學生——無論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仍彼仆此繼的向前幹，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現。我們希望這種精神能

普。遍。於。全。國。

對於國難的正確觀察是救亡運動的指南針，這件事固在民衆對於事實有敏銳而正確的判斷，同時文化界的工作者，尤其是新聞界的工作者，也負有很重大的責任。他們不但應對民衆作準確翔實的情報，而且要對事實的前因後果，當前形勢，作明晰透澈的分析，使民衆不致受煙幕彈的欺騙，尤其是在現今漢奸理論傳布毒素的時候。

(六月十日)

消弭內戰的唯一途徑

各方當局所表示，都不願有內戰，馮玉祥氏對新聞記者談話，他說：「無論中央或西南，都不能也不願發生內戰。那些外來的謠言，本其一貫計劃，要有計劃地製造中央與各省的對立……使我國演成分崩離析，不斷內戰的局面，從而轉移國內外之反對侵略者的注意。」

說起內戰，尤其是我們全國民衆所反對的。這理由原很簡單明瞭：當我們的民族敵人對我們作這樣殘酷侵略的時候，我們必須用整個的民族力量和侵略者作殊死戰，搶救瀕於死亡線的國家，避免全國人民淪爲亡國奴的慘禍；倘若在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再有內戰的發生，使抗敵的國力減少一分，即是使侵略者的暴力增加一分。我們一向就因爲國難的嚴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原因就在這裏。

但是全國民衆反對內戰，不是盲目的反對，是有着很重要的目標；這目標便是要一致對外，再講得具體些，便是要發動一致對着民族敵人抗戰。我們所以反對內戰，是要避免消耗國力於對內；所以反對消耗國力於對內，是要集中國力來一致對外。而且所謂對外，不是對外作無限止的屈服投降，是要對外作殊死戰，用鐵血來搶救垂亡的國家，來解放被壓迫被蹂躪的民族。明白了我們所以要反對內戰的根本理由，便知道消弭內戰的唯一途徑是發動民族解放抗戰的一致對外行動。在這樣一致對外的行動之下，任何爲私人私黨爭權奪利的內戰都必然地要爲全國民衆所唾棄，因此都必然地無法支持下去。倘若我們只是在口頭上表示不願有內戰，只是怕內戰，只是歎息痛恨於內戰，而不從這個根本的途徑上消弭內戰，那在事實上仍然是無用的。

內戰要消耗整個的國力，這是不錯的，這當然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但同時我們不要忘却，我們的民族敵人得寸進尺的激進侵略，今天一大塊國土，明天又一

大塊國土，繼續不斷地毫不費力地拿去；一方面增加他們的作戰資源和走狗漢奸，一方面也是消耗我們整個國力的毒計。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即無內戰，國家也是天天在掘着自己的墳墓，天天往着死路上跑。我們反對縱任我們民族的敵人繼續毀傷我們的民族生命，和反對內戰之削弱對外抗戰的力量，是出於同一的目的。但是我們要明白，外敵的侵略不是哀求所能阻止，本國的內戰也不是空言所能消弭。消弭內戰的唯一途徑，是一致對我們的民族敵人抗戰。（六月十三日）

強化

近來我們在各報上常可看到一個新名詞——令人驚心慌目的一個新名詞——『強化』！這裏碰到強化，那裏又碰到強化。日本的關東軍和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最近在天津開着聯席會議，會議的結果，開宗明義第一事就是：除強化華北的日本陸軍外，並繼續強化海空兩軍。他們在華北強化了陸軍，又強化海空兩軍，但是還不夠，從上海傳來的消息，他們又正在着手強化華南駐軍，以福州上海爲中心。現在上海已駐有日海陸軍約四千餘人，他們要把數額更強化起來，比現在增加四倍。同時台灣的日本駐軍也要強化到現有數額的一倍，以符合他們所謂進侵華北，控制華南的政策。日本的軍人一面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強化日本的海陸空軍，一面又在他們的國內『強化內閣』；據東京電訊，日本陸軍當局因希望『庶

政一新』政策的早時實現，認爲有強化內閣制度的必要，擬設無任所大臣，以期打破各部分據主義，統一內閣政務；這項計劃，已由寺內陸相建議，已得首相同意。在英法等國的內閣，原有所謂不管部大臣或部長，日本的無任所大臣，權力大概更大，日本當局提出這樣的強化內閣辦法，他的目的顯然是要藉此控制一切內外大政，達到完全的法西斯化。日本軍人在國內的強化和他們在被侵略國的強化，當然是有密切的聯繫。他們愈強化，我們也就愈倒臺。

但是我們爲着我們民族的生命前途，不能坐視這樣倒臺下去。要避免這個慘劫，我們必須使全。國。的。救。國。團。結。強。化。起。來。強化全國的救國團結，最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一致認清我們當前唯一的最大任務是抗日救國，凡是具有這同一目標的都是我們的同志，都該彼此以誠意合作，使整個國家抵禦外侮的力量能夠強化起來，不應再存着黨派的成見，彼此仍是相猜相疑，使彼此的力量相消，和我們的侵略者的力量的強化適成反比例；這樣，儘管爾在主觀上自以爲是在救國，而在

客觀上，因為減損了整個中國的一致對外的力量，即無異幫助了侵略國的力量，更強化！

我們不但不應該這樣分散自己國家的力量，而且要使整個國家的抗敵力量更強化起來。當然，這種團結不是一致對外投降，是要一致抗敵救國。

在另一方面，我們却要抑制漢奸的強化，因為漢奸的強化，也足以妨礙全國禦侮力量的強化。同時我們要明白，全國抗敵救國的團結愈強化，漢奸也愈難強化。

宋哲元的徬徨歧途

冀察政務委員會已是華北日本軍人卵翼下的一個畸形的傀儡政權，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在我們的民族敵人看來，還覺得不夠，還要逼迫宋哲元宣布獨立，還要驅逐他所統率的廿九軍，最近由天津傳來的消息，說某方因威脅宋部廿九軍未收效，乃轉換手段，唆使石友三白堅武各漢奸，設法乘機綁架在津居住的宋哲元的老母，以要挾宋軍退出冀境，宋氏得到這種報告後，以母子情切，於日前匆促赴津省視，爲預防不測計，並加派衛兵保護，以免發生意外，並打算把家眷帶到北平去躲避起來。

這可以說是想入非非，無孔不入的了。由這樣的奇異的消息，我們可以想見我們的民族敵人，是怎樣地時時刻刻在那裏用盡方法，來壓迫宋哲元走上十足的

漢奸的道路。宋氏現在很顯然地是還在歧途上彷徨着。我們知道宋氏是馮玉祥氏的忠實信徒，不久以前馮氏還再三對他的朋友表示宋氏是決不會投降日本做漢奸的。宋氏曾在喜峯口之戰，奮勇殺敵，他所統率的健兒死去八九千人，原來做過民族英雄，廿九軍是有過抗敵的光榮歷史的。我們誠然不能說宋氏是像無恥達於極點的殷汝耕之流，甘心做漢奸，但是日軍一怒而天津市長滾蛋，日軍再怒而平津各校的救國團體被強迫解散，事事不得不伺日軍的顏色，事事不得不仰日軍的鼻息，最近且在津和田代及殷汝耕開會議，諸如此類的事實，都足以證明宋氏是在一步一步走近漢奸的路徑了。有人說，從好的方面看去，宋氏所處的境遇的困難，艱危支撐的苦心，也是很可憐憫的。我們以為現在全中國只有兩個陣綫，一個是抗敵救國的陣綫，一個是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陣綫，無論什麼境遇，加入民族敵人和漢奸賣國賊的陣綫，總是無可寬恕的。

可是宋氏除了一步步走上漢奸的道路之外，唯一的另一途徑是領導着廿九

軍對民族敵人作殊死戰。這第二個途徑在宋氏是不能無顧慮的，因為倘若他不得到整個中國的力量共同發動抗戰的大軍，只是他作孤軍的獨戰，在他是不敢也不願貿然幹起來的。不敢貿然幹起來，便只得回到第一條路，再一步一步走上漢奸的道路！

宋哲元是還在歧途上徬徨着。我深信在發動了整個民族大抗戰的時候，宋哲元和廿九軍一定可成爲一枝強有力的抗戰軍隊。但是在目前他却不得不在歧途上徬徨着。造成這種不幸現象的原因，主要的，還是由於我們未發動整個民族的抗戰。

（六月廿五日）

經濟侵略

日本駐華新大使川越帶來的侵華策略，我們曾屢次有所討論，希望全國民衆加以嚴重的注意。川越已於本月廿二日到上海了，他到了之後，發出書面聲明，說『中國當面之難局，複雜多歧，其中開發國民經濟，尤爲緊急之事，日本衷心希望，能與中國協力開發經濟，不必贅言。』廿五日路透社上海電訊，川越對華將注重於經濟問題，而非注意於政治問題，其與前任日大使之政策不同者在此。該電訊又說川越大使願以日本的物質與技術，助中國建築鐵路，開發礦山及其他天然富源；川越又注意到中國礦產甚富，如豫閩兩省的鐵礦，陝省的煤油，湘省的錒，湘桂兩省的錳，華北的煤，如能充分開發，則中日兩國同受其利。

我們要大聲疾呼，奉告全國民衆不要受川越這個煙幕彈的欺騙！我們不要以

爲經濟問題是可以和政治問題分開的，甚至以爲經濟侵略是比政治侵略爲和緩。近代的經濟侵略是和政治侵略打成一片的。日本在中國的領土東四省，可謂已盡了經濟侵略的能事，但是東四省已怎樣淪亡於我們民族敵人之手，我們還須多所說明嗎？東四省的『礦山及其他天然富源』是已奉送了；其次他們已在着着進行華北的『礦山及其他天然富源』的掠取。廿四日天津電訊，日關東軍與駐屯軍聯合要求宋哲元開發華北經濟，實現所謂中日『滿』的經濟合作，其內容爲（一）統制華北金融；（二）開發華北經濟富源，包括鑛務，牧畜，種植，交通等；（三）設立華北經濟會社，由中日『滿』各投資若干；（四）各項工程師，除聘用日人外，不得再僱外人。經濟侵略是和緩的嗎？是和政治沒有關係的嗎？那末爲什麼日本要增兵華北？日軍爲什麼要想盡方法壓迫宋哲元脫離中華民國？爲什麼日軍要求華北海關獨立？又爲什麼日軍要庇護大規模的走私？

東四省的命脈在日本不費一兵一卒之力而『和平』奉送了，華北的命脈正在

我們的民族敵人吸血敲髓中，現在我們『友邦』的大使又轉着他的眼光到華中華的『礦山及其他天然富源』了！這是我們『友邦』的一貫的『衷心希望』；這個一貫的『衷心希望』在中國『以和平爲懷』的政策下，是在一步一步實現着的。在川越看來，這只是經濟侵略，和政治問題是沒有關係的！中國可以接受他的欺騙而和緩抗敵救亡的努力嗎？

（六月廿七日）

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

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

日輪大榮丸在中華民國的領海裏裝運私貨，被中華民國的天津海關巡艦查見，即行使獨立的文明國家所應有的主權，鳴笛飭令該輪停駛，以便檢查，但是該輪竟開槍射擊，該輪不得不還擊，並把該輪扣留。

這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五點鐘發生的事件，現在這個事件已受到全世界的注意了。這個中華民國的海關巡艦——能為中華民國認真執行緝私主權的海關巡艦——是叫做豫寬號，據廿九日天津電訊，日艦菊號於廿八日離開塘沽，駛往渤海巡視，走私的大榮丸日輪被海關巡艦豫寬號所查獲的地方，就在這個海面；日艦菊號發現這個執法如山的中華民國的海關巡艦豫寬號又駛到該處

海面。

我們。可以。想像。豫寬號的雄姿，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

豫寬號的行爲是完全合理的行爲。中國總稅務司梅樂和向中國政府報告大榮丸和茂益丸兩案的經過（都是在中國領海走私被扣的日輪），也說中國海關追擊這兩個走私的日輪，是中國海關應有的責任，在手續上該艦並無不合之處，況且該兩日輪先得到警告，後來才在中國領水界內被截留。天津海關稅務司許禮亞於廿九日訪天津日領，也聲明大榮丸走私已調查有確實證據。

據路透社的倫敦電訊，英國輿論也同情於中國海關的行動，說中國的海關巡艦並非無故開槍。可見國際輿論對於伸張正義同情的一斑。

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因爲豫寬號能毅然執行中華民國的主權，能不爲走私的違法武力所屈伏，能堅持應盡的責任，雖以目無法紀的走私日輪的開槍射擊，終究被它所扣留。

我們願以豫寬號來象徵能爲中華民國抗敵禦侮的軍人。軍人的天職是要保護國土，保障主權，抵禦敵人的侵略。現在中國的國土是一天天地淪喪，中國的主權是一天天地被摧殘，中國的最大敵人是在激進着殘酷的侵略。應該替中華民國抗敵禦侮的軍人往那裏去了！

我們願以豫寬號象徵團結起來抗日救亡的中華民國的民衆。國族存亡是和全國民衆有着切身關係的，能坐視民族敵人的任意宰割嗎？

我們對豫寬號致敬禮！豫寬號是盡了它的責任了，中國的軍人和民衆如何？

(七月一日)

大赦政治犯的基本認識

據南京電訊，馮玉祥氏前在五中全會所提出通過的大赦全國政治犯案，各方面對此也很表贊同，現在正由司法部草擬辦法，完竣後交立法院審核，一經修正，便要交中常會審議通過。但據說孫院長因事件重大，短期內或許還無兌現希望。關於這件事，社友平凡先生已於昨天的本報短評裏有所論述。我們覺得這件事在當前救國運動中實具有很重大的意義，全國輿論界應努力督促這件事的迅速實現，所以不厭求詳，再就我們管見所及，提出貢獻，希望全國同胞，共同起來提倡。

第一，我們要達到抗敵救亡的目的，必須發動整個民族的力量來應付，這個原則，現在已是全國一致的呼聲了。因政治活動而得罪的人們，就一般的說來，

爲的都是國家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私利，所以在國際法的慣例，各國對於別國的政治犯大概都給與保護。而且不爲個人的私利而爲國家社會利益努力奮鬥的人，他們的聰明才智往往也比較的優越。在整個民族的力量裏面，人力當然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中國國難嚴重迫切的今日，大救政治犯，使許多熱心國事才具優越的人們，都有參加救國工作的機會，這裏面實含有很積極的意義，並不僅僅是釋放政治犯的消極的意義。誰都知道全國各處的政治犯牢獄裏，關閉着不少熱烈英俊的愛國青年，這都是整個民族力量裏面的一部分的精華，釋放之後，對於救國工作必有相當的貢獻。

第二，在政治犯裏面，有些是沒有任何黨派關係，只是因愛國活動而得罪的，這固然是應該無條件地釋放；還有些政治犯是有着黨派關係的，在當局者也許要顧慮到有黨派關係的政治犯釋放之後，他們又要幹起他們的黨團工作；但是我們以爲在抗敵救國聯合陣綫的大目標下，無論屬於任何黨派，無論有着任何信

仰，都應擱置一切，共同團結起來搶救中國的危亡，所以就是原來有黨派關係的政治犯，在國難嚴重的今日，在全國民衆一致主張聯合陣線的今日，也應該無條件地釋放，使他們也有機會來參加救國的工作。抗敵救國聯合陣線既是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既是中國今日在主觀客觀各方面所迫切需要的救國策略，任何黨派倘若不顧這個鐵一般的現實，來破壞這個救國聯合陣線，必然地要爲全國所共棄，在事實上不會發生什麼力量。明白了這一點，大赦全國政治犯便應該毅然地執行而不必再有所顧慮了。

(七月六日)

陳濟棠下野與救亡前途

數年來蟠踞百粵雄視一方最近主張出兵北上抗日救國的陳濟棠氏，突然於昨日解除兵柄宣佈下野。因此數日來劍拔弩張的南北衝突形勢，已大見緩和。嶺南人民或可不至再遭一次內戰的茶毒。在民族危機深重的今日，減少一次內戰，就是保全一分對外實力。所以就人民利益和抗敵救亡的立場來說，目前的時局，無論如何，是一個良好的轉機。

這次西南政局劇變，起因於西南兩機關的抗日冬電。本報站在抗敵救亡的立場，自始同情於陳濟棠氏等北上抗日的主張。我們認為目前國難如此嚴重，民衆要求抗敵救亡如此迫切，統治者要是能夠公開主張抗敵，不論採取何種方式，也都是值得欽佩的。自然我們所要求的抗敵，是眞正的抗敵，而不是借抗敵名義進

行內戰。相反的，本報始終贊成抗敵，而堅決反對內戰。所不幸的陳濟棠氏最近數星期中，對於抗敵，只做到通電主張爲止，並沒有行動的表現。甚至對於汕頭走私，故意放縱，對於民衆救亡運動，仍加箝制。西南當局雖然向二中全會，提出救亡五項提案，但在西南轄境之內，却一項都不見實行。因此陳氏始終只是要求中央抗敵，自己並不抗敵，甚至不許民衆抗敵。這樣空談抗敵，就等於不抗敵，等於取銷抗敵。所以陳濟棠氏的失敗，失敗於不抗敵，而非失敗於抗敵，這是我們所應該認識的一點。政府抗敵必然可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企圖以抗敵名義欺騙民衆，那不但不能得人民擁護，而且必自取敗亡，這是我們所應該認識的又一點。

至於就政治方面說，陳濟棠氏治粵不滿輿望，無可諱言。中央倘因陳氏溺職禍民，加以懲治，原無不可。但是這次中央却是爲了西南當局請願抗日，遑免陳氏之職，影響所及，足以使忠貞寒心，奸佞稱慶，實在是開了一個惡例。現在

陳氏下野，粵局糾紛，迎刃而解。我們希望中央一面收拾嶺南殘局，一面發動全國救亡戰爭。這樣才表現了中央統一內部團結禦侮的真誠。因為我們相信統一內部鞏固政權的唯一有效方策，也只有實行抗敵禦侮。可惜陳濟棠氏不瞭解這一點，所以才有今日的結局。

(七月二十日)

召集國防會議前的先決條件

附原信：

韜奮先生：

在目前，我們的民族，臨到了空前的危機，侵略者得寸進尺的進攻和漢奸賣國賊的爲虎作倀。近五年來，淪亡了整個東北，察綏，華北，進而要淪亡整個的中國了！數千萬民衆都已淪入亡國亡省的慘痛環境裏，我們民族獨立的主權早已喪失盡了。

可是，中國民衆的要求解放，自去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以來可以證明。在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又進入一個更高級的階段，我們正須要廣大的人民陣線的組織者，領導者。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貴刊誕生下來了，這是多麼可欣幸的一回事啊！你們是負起了努力促進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統一陣線的實際組織者』的任務，這該是多麼英勇豪壯的偉業，我祝福貴刊永遠生存着，爲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而努力！

在第一號星期增刊裏，我特別注意到『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線』和『論國防會議』兩篇文章。在目前的救亡運動，必需堅決的執行統一陣線的策略這個原則，在你們和全國各種進步的刊物上都已有充分的討論過，無疑的它是全國救亡運動的正確路線，而且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實際工作，也已經都在民族統一陣線路線下，以英勇的突擊的姿態邁進着了。目前我們更迫切需要的是抗敵救國的具體工作和民族統一陣線的實現方案，在實刊上已經提出了召集國防會議的意見，是的，只有以國防會議來結合各黨各派，各種信仰不同的團體，各階層，各職業的人，只有國防會議才是決定民族解放運動策略的最高總領導機關。

可是在召集國防會議中，我覺得必需先要解除他的障礙和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以爲——

第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

在目前，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出路只有抗日救亡，除了發動民族抗戰外沒有第二條生路。我們回想到過去歷年幾次大規模的內戰，和其他部分的軍閥地盤之爭或經濟之

爭，已經說不清楚有多少次數！這時候民衆所受的損失和痛苦是不可想像的。再看到數年來發動了數百萬軍隊於內戰，在軍事上所用的經費，和民衆所受到的痛苦是怎樣？而一面却拱手讓帝國主義者佔領我土地，搶奪我財物，屠殺我民衆；在這千鈞一髮的大難關頭，我們還能夠鬧『兄弟鬩牆之爭』嗎！倘若某些人還是想保全一己的一黨的權勢而忍心不抵抗外敵的侵略，而只是加緊中國人殺中國人，那他必然是漢奸賣國賊無疑。

第二：必須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民衆示威的絕對自由！

在民族抗戰中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和堅固的組織，這些計劃和組織的方法等等，必需要全國民衆共同參加討論，綜合人民大眾所必需的實際要求，建立抗敵的策略；在過程中，各地的民衆自由集會示威都是必需的，因為這樣才能團結力量，在經濟上政治上粉碎侵略者的鎖鏈。在過去，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時候，就由民衆組織了義勇軍，並連合全滬日本紗廠的工人同盟罷工，這才支持了長時期的戰爭。所以我們必需要求人民的開會，結社，言論，出版，示威的絕對自由！

第三：外交公開。

一國的政府，它必然是要代表人民的意見，而為全國民衆所一致擁護的，才是一個好政府。一個國家的一切對外交涉，都必需要公諸民衆；在目前，我們的國家裏，非但不容民衆參加一些對外的意見，而且把一切交涉都秘密起來了。倘若不是爲了欺瞞民衆，外交爲什麼要秘密呢？在建立救國政府時，各黨各派都應該開誠佈公，公開外交，我們要根本否認任何已簽訂的秘密協定和條約，以及屢次爲內戰而借的外債。

第四：釋放一切因愛國而被捕的同胞。

在抗敵救國上，必需的是全國民衆一致起來參加作戰。多一個同志，就多一份力量，這些爲愛國而入獄的同胞，我們沒有權利叫他們不參加抗敵救國聯合陣線。不久以前，中央要人馮玉祥先生也在大聲疾呼主張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在目前還有人捕殺愛國的學生和民衆的，他必定是賣國賊漢奸。

第五：嚴懲賣國賊並沒收他的財產。

漢奸是民衆的最大的敵人，如殷汝耕之流，是「人人皆得而誅之」的民族罪人，我們必須把他斬首示衆，並沒收他的財產充作抗敵費用。

最後，我覺得中國是世界裏的一環，中國要求民族解放，必須聯合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同時還必需聯絡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他是世界上和平安全的保障者，他是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恐怖者，他是我們弱小民族抗敵救亡中不可少的民族友軍。

先生，上面是我個人對於建立國防會議應先決的條件的意見，希望你們再加以詳細的討論批評和補充，同時可以討論到怎樣進行聯絡民族友軍怎樣爭取言論自由等的具體的方案。至於關於國防會議的召集方法，選舉方法，組織方法以及在組織進行過程的各種具體方案，都希望在貴刊上詳細討論，以促成救國政府的早日實現，完成中華民族解放的偉業！敬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彬生上，九日於廣州。

彬生先生來信提出的召集國防會議前的幾個先決條件：（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二）必須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民

衆示威的絕對自由；（三）外交公開；（四）釋放一切因愛國而被捕的同胞；（五）嚴懲賣國賊並沒收他的財產；（六）聯絡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我們認爲倘若沒有抗敵救亡的誠意，一切都無須多說，否則這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必須得到的。

提起立刻停止一切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大家很容易聯想到所謂『勦共』問題。我們覺得十年來給與中國的教訓是傾全國的財力兵力，無法把『共』『勦』盡，這是事實問題，和『共』的該『勦』不該『勦』是不相干的。在這種事實之下，倘若果有誠意用全中國的力量來抗敵救亡，就不該在一方面又繼續不斷的進行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消耗力量於內戰，卽同時減損抗敵救國的力量，這也是事實問題，不是含糊不問，便可取消這個事實的。中國民衆在國家民族臨到了這樣危險的時候，什麼都不關心，所唯一關心的便只是抗敵救亡這一件大事；凡是和這一件大事有裨益的，什麼都可以贊成；凡是和這一件大事有妨礙的，什麼

都是要極力反對的。

在事實上，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已經鬧了十幾年，沒有方法結束；在事實上，這樣繼續不斷的鬧下去，只是消耗全國抗敵救亡的力量；那末真要達到抗敵救亡的目的——全國民衆在當前所急迫要求達到的唯一的大目的——立刻停止一切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是事實上的需要。所謂事實上的需要，是你既無法消滅這個事實：要真正用全個力量來抗敵救國，非停止內戰不可；不停止內戰，便無法真正用全國力量來抗敵救國：那末在兩者之間，你必須選擇其一。全國民衆爲要達到救國的目的，當然一致希望能夠用全國的力量來抗敵救亡，不願再消耗國力於內戰而致減少對外禦侮的力量；所以也當然一致主張立刻停止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也許有人以爲你不打我，我却打你，甲不打乙，乙也許要打甲，這個問題又怎樣去解決呢？在甲乙相防相打的時候，你詐我虞，這誠然是無可避免的，但是記者在上面已經說過全國民衆在當前的唯一要求是抗敵救國。反對繼續

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爭，爲的也是要救國。在甲乙共同用全力對侵略者爭取民族生命的大目標下，無論那一方面，如有違反約言而有意破壞救國聯合陣線的時侯，必爲全國民衆所唾棄，絕對不能獲得破壞者所要得到的結果；因爲全國民衆的唯一的要求只在事實上的抗敵救亡，凡與這個唯一要求有妨礙的任何行動，都不能得到全國民衆擁護的，所以這一點是無須顧慮的。

所謂救國聯合陣綫，它的最大的功用是能聯合全國的各黨派各階層各職業界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抗敵救亡這一件大事。根據這個原則，彬生先生所提出的『必須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民衆示威的絕對自由』和『釋放一切因愛國而被捕的同胞』的兩個條件，確是絕對必要的，因爲必須這樣，才能運用全國的力量來救這垂亡的國家。也許有人說，這兩個條件在原則上固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有人利用這樣的開放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另外目的，不是很可顧慮的嗎？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在上面不是已很明白的說過嗎？全國民衆的當前唯一要

求是救國，是事實上共同起來抗敵救亡；凡是有裨益於這件大事的，便必然地獲得全國民衆的熱烈擁護，凡是有損害於這件大事的，無論由那一方面那一個人發動，都是要受到全國人民大衆的激烈反對的。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政權在手者真是出於抗敵救亡的純潔動機，便無須害怕有什麼人存着別的什麼目的來利用開放的機會。反過來看，只有目的另有所在，和全國民衆的一致要求不相干，因此得不到全國民衆的擁護，才用得着害怕把民衆的救國力量開放以後，自己的地盤和自己的利益保不住。其實在全國民衆迫切地要求搶救國家民族整個生命的嚴重的形勢下，無論何派何人，倘若仍然只顧到一人一派的私利，那無異睡臥於『厝火積薪』之上，等於自掘墳墓，終究不能避免自取滅亡的一條死路，對於民衆力量的開放不開放，倒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外交公開也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尤其是被侵略的弱大民族——所需要的，因為被侵略國優勝於侵略國的最重要的條件是在後者的全國並不一致；而前

者的全國民衆爲救亡起見，必然地是一致的；可是要能盡量運用這全國一致的敵愾力量，必須使他們知道侵略國無理壓迫的具體內容；若用秘密外交來隱瞞民衆，徒然減少敵方的顧慮，更放縱地肆其侵略，這是最大的失策。最近華北走私，侵害整個中國的全體，而日方宣傳，却說這是『梅何協定』所規定的：『梅何協定』的具體內容怎樣，全國民衆只是蒙在鼓裏，莫名其妙，侵略者反可藉此利用，實行他們的更激進的侵略計劃。秘密外交的唯一功用，只是隱瞞本國民衆，這是很淺顯的事實；同時最有利於侵略國的無理壓迫，這也是很淺顯的事實。在被侵略的國家正須運用全國民衆的力量來一致抵禦侵略國，外交而出於秘密，和這個原則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至於彬生先生所提出的『嚴懲賣國賊並沒收他的財產』，這個條件也是很重要的，這條件的重要不僅在消極方面，尤其在積極方面。阿比西尼亞在軍事上的失敗，有種種錯誤所致，不知運用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抗戰方式——大規

模的遊擊抗戰——和不知運用下層民衆的堅強組織來嚴酷的制裁阿奸，也是很重要的失敗原因。制裁漢奸賣國賊最基本的力量，是在下層民衆的廣大的堅強的組織。漢奸賣國賊活動必須先有容許他活動的環境。殷汝耕之流之所以敢橫行無忌，就因為在現狀下，漢奸賣國賊，反而被優容，受保護，民衆救國運動反而是有罪的；這樣一來，民衆的制裁力量被壓倒的蹂躪摧殘，彈冠相慶的漢奸賣國賊當然要大展他的出賣民族利益的技倆了。所以這件事——嚴懲漢奸賣國——和民衆救國運動的開放也有連帶的關係。因為在全國救國民衆有組織的制裁之下，在救國怒潮狂發的緊張情勢之下，漢奸賣國賊是很得到容身之地的。

最後，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我們要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但要傾全國的力量來抗戰圖存，同時也要運用國際上有利於我們的這個目的各種力量。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我們是有着共同的利害，這是很顯然而無須多所說明的。此外我們在這搶救民族一線生機的

最危迫的時候，所要切實注意的，是我們要集中一切實力對付民族最大敵人的侵略，同時對於其他各國當極力維持乃至增進友誼的關係。例如英美法蘇聯等等，祇須他們同情於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此時要集中火力於對付瘋狂地要斷絕我們民族生命的那一個唯一的侵略國。我們對於其他各國都要建立友誼的關係。講到在遠東國土毗連的蘇聯，尤其和我國有着共同利害的關係。爲甚麼呢？日本要進攻蘇聯。必須先滅亡中國；日本若滅亡中國，對蘇聯的進攻當然有更嚴重的威脅。所以從實際環境的共同利害上說來，蘇聯可以成爲中國民族解放過程中的一個友軍，一個國際上的好友。當然，我們同時也不要忽視了英法等國的友誼關係。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因爲我們決沒有陷害他國的野心，只是要搶救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所托命的國家生命，只須我們能聯合團結起來自救，必然地會得到國際同情的。

我們當盡量運用全國英勇悲壯的共赴國難的一切力量，全世界對我們爲正義

而。艱。苦。奮。鬥。的。同。情。的。力。量，把。中。華。民。族。從。慘。痛。的。陷。阱。中。救。出。來！

(六月十四日)

學生救亡運動的缺點

附原信：

韜奮先生：

我從上海回到南方來，第一個給我覺得愉快的印象，是貴報的猛進，當然，我們希望『生活』由大眾來推進到最高的階段。所以，我也很想給貴刊寫一些稿子，現在想先談談我所親歷的關於學生救亡運動的缺點，希望你指教，

這裏所說的情形是指我在的這個中學，但其他的中學，在救亡運動中，還是推選個中學做中學校的領袖。在半年前，這中學的一千多個學生在嚴重的國難底下，如洶湧的濤水一樣的氾濫着，由這個中學的救亡運動而增強了全市的救亡運動，這是無論如何都保留着學生界的光榮的。而過去的最有能力的六七個學生，是主持全校的學生運動的人物，這些都是屬於有學問成績的，所以很能够號召一般低級的同學，就是得到羣衆的信

仰，所以大有一動即發的可能性，雖然沒有達到嚴密的組織的程度，但是已使學校當局無法應付。後來，這些進步的領袖人物被學校當局逼走，進步的領袖人物一走，繼之而起的人又沒有號召力，所得的結果就大大的遜色了。

這裏，我願意略略地把半年來這中學的救亡運動的缺點寫出來。

(一)領袖人物的學識不夠——在過去，還有幾個是有學問的領袖人物，所以得到一般羣衆的信仰，現在，起而繼之者却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本來這並非問題，而成問題的是這些出來做領袖的學生的行動過於神秘，不作公開討論，而自願與有學業的同學隔膜。不但如此，因為自己找一條孤立的路而致同學不滿，所以，這些自認為領袖人物者又指不參與合作者為漢奸，勢必致學生運動瀕於破裂。不過，所幸者，同學們多有為救國而犧牲的精神，在緊張時亦拋棄成見而成為一種偉大運動。

(二)不瞭解聯合戰線——領袖人物既無基底的訓練，對救亡的理論也沒有什麼研究，而却以領袖慾破壞救亡的前途。他們不敢公開聯合陣線的方策，而却以個人的意見，黨派的成見，以致發生種種的隔膜。

(三) 不應以明顯的黨派作為號召——一些救亡分子亦有參加市上的聯合救亡運動，但一切行動犯了關門主義的流弊，以致失去同學的信仰，以為此類分子另有色彩，不足信仰。他們忽略了聯合戰線的策略，以致一切行為及政策，都帶有秘密性，這是最大的錯誤。

(四) 沒有組織——領袖人物沒有建立鞏固的組織，事實上是這樣，一般羣衆還是缺少理智的，偏於感情的，做領袖者不造成個廣大的組織，以致分散力量。

(五) 領袖人物膽力不夠——凡做救亡運動者，第一要訓練成爲一個勇敢的先鋒，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也不應該害怕，顯然，在這兒的救亡運動中有這個毛病。

(六) 不應以反對會考爲號召策略——這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會考雖對救亡運動有阻礙，而這已成爲一種習慣，一種普通人所知道的生活，我們在救亡運動中，不應去做過分的要求，也不應使破壞救亡運動者有所藉口，因爲，真正的救亡運動不是在於會考不會考，這會考問題不過是社會問題下的小問題，因爲救亡領袖是球員及平日學業成績低劣者，如提出這口號，不過使人藉口說是『自私』，而有破壞民衆心理的可能

性。

以上的缺點，希望我們以後要由於正確的自我批判而改進。我覺得這是學生救亡運動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不知先生以爲怎樣。祝

努力！

季峯六月廿日，廣州。

季峯先生注重『正確的自我批評』，這個態度是非常對的。我們所以能在實踐中學習，用實踐來了解理論，用實踐來充實理論，都全靠『正確的自我批評』。

季峯先生所提出的六點，都和『領袖人物』結不解緣。我們以爲學生的領袖是從學生裏面產生出來的，他的重要任務是代表學生羣衆的真正意志，用他的比較優越的學識經驗和能力，領導着羣衆向着共同的目标邁進。倘若他不能代表學生羣衆的真正意志，或沒有比較優越的學識經驗和能力來執行他的任務，便失却他的領袖效能，學生羣衆應該另選一個可以勝任的來代替他。在季峯先生所指的那個學校裏，學生領袖是用怎樣的手續產生出來的，我們不得而知。依普通

的情形說，大概都是由學生羣衆選舉出來的。當然，在選舉的手續裏面，還有御用的選舉和真正能表示學生羣衆公意的選舉之區別。倘若有前者的不幸現象，却也無須失望，因為無論何種運動，都是在種種矛盾中進展着，我們原來就要準備着和種種困難抗鬥，想法克服種種困難。克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運用廣大的羣衆制裁力（在一個學校里便是包括最大多數的同學），突出分化和搗亂分子的重圍。

領袖的最大的任務是要能根據羣衆的真正意志，領導羣衆共同努力。任何運動都不是幾個光幹的領袖所能包辦成功的；脫離了羣衆的光幹，根本已失掉領袖的資格。領袖是要和領導的羣衆共同幹的。季峯先生所說的領袖，顯然是已脫離了羣衆的領袖，也就是不成其爲領袖了！『不足信任』的領袖，只有改換之一法。也許季峯先生要覺得以前的進步的領袖人物既被『逼走』，餘下來的都沒有號召力，似乎『繼之而起的』沒有人了，怎樣能『改換』呢？關於這件事，我們有幾

點要貢獻：（一）我們不要把領袖看得過於超越他所領導的羣衆。我們在上面不是說過了嗎？領袖須能代表羣衆的真正意志，須和羣衆共同努力。換句話說，領袖也是羣衆的一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上帝，他的認識比羣衆清楚些，他的能力比羣衆大些，他的英勇敏銳比羣衆多些，但他並不是什麼超人。季峯先生說他們現在所有的學生領袖只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我們不相信季峯先生的全校同學裏面都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倘若是這樣，那末他們對於現有的領袖也不會發生什麼不滿，也不會不信任，因為反正大家都是『平日學業不好的球員之類』！但是據季峯先生說，『同學們多有爲救國而犧牲的精神』，可見在全體同學裏面不是絕對選不出繼起的領袖。（二）領袖的產生不是好像突然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艱苦鬥爭中培養出來的，所以我們不能希望憑空有個完完全全的領袖出現，只要在許多『有爲救國犧牲的精神』的同學裏選出比較有能力和勇氣的同學，讓他嘗試嘗試，盤根錯節，乃見真才，只要他經過相當的鬥

爭時期，有相當的工作訓練，他的領導的力量，可以從實踐中進步的。當然，已培養好的領袖，一旦被『逼走』，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除非『前進的領袖』有回校主持的可能，徒然着急也無濟於事，還是從速設法選出較好的代替人物罷。

關於會考。季峯先生認為『不應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策略』，這在原則上是對的，因為救亡運動應該以救亡為號召，當然不應該以反對會考為號召。但是我們說不該以會考為號召，却不是說贊成會考，這却有弄清楚的必要。會考是沿襲科舉的惡習，流弊很多，我們是應該反對的。但反對會考和反對考試又當分別清楚，不可混為一談。我們以為學生可以贊成平日的考試，使教師對於學生平日的成績有適當的紀錄，作為督促學生進修的根據，不必以會考臨時的成績作判定學業優劣的標準。這樣只是反對沿襲科舉惡習的會試，而不是反對平日考察學業的考試，便不致犯着『自私』的毛病，也不致破壞羣衆的心理，在『平日學業不好

的球員之類』的同學們，對於平日考察學業的考試，也要感覺頭痛的！

（六月廿八日）

抗敵救亡與軍閥末路

附原信

韜奮先生：

先生來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以後，南方讀者對於先生和生活日報，無不熱誠盼望，知道先生必能以正言讜論，為南中國民衆指示正確的道路。生活日報出版以後，廣州方面，銷行甚廣，我們中大同學，尤十分愛讀，從生活日報所載文字，我們知道先生等最近努力目標，無非在於喚醒民衆，抗敵救亡。但是我們却有一個意見：我們以為抗敵應有真抗敵與假抗敵之分。真抗敵固然應該由全國民衆，一致擁護，而假抗敵則不可不根據事實，加以揭破。不然，真偽不分，是非不明，雖天天喊着抗敵，而抗敵仍不會有實現之一日。貴報出版，適值西南當局通電出兵抗日。當時西南民衆：對於陳李白所謂出兵抗日，是否具有誠意，原已十分懷疑。後來請願中央抗日的通電發出了。廣州市上抗

日的標語也貼滿了。東校場的市民示威大會也開過了。但是在西南當局轄境內，仍舊看不見有真正的抗敵舉動。民衆運動始終不會開放。各校學生因從事實際的救亡工作而被捕失蹤的，仍日有所聞。學生提議抵制仇貨，爲總部所拒絕。當局最初想請上海文化界抗日領袖，到廣州來替西南政府捧場，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要在西南設立分會，却未得許可。甚至陶行知先生來廣州各校講演國難教育，也被當局下令禁止。更有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六月十三日的廣州市民抗日大示威，號稱參加者十萬人，實際上却是由當局每人三毛錢的代價，收買街上失業貧民及乞丐來湊熱鬧。而對於救亡運動最熱烈的學生，反因忿恨當局欺騙民衆，拒不參加。

所以就當地民衆的感覺，西南當局所謂抗日，完全是欺騙的。他們不過要利用抗日名義，來維持軍閥割據的局面，使中央不能消滅他們，可惜關於這一點，貴報出版以來，並沒有在言論中間，加以揭破。但是貴報始終並沒有替西南當局鼓吹，或者就是爲了不滿意西南當局的緣故罷。

現在陳濟棠因部屬瓦解而下野了，廣西李白也勢難久持。陳濟棠在粵主政七年，橫

征暴斂，屠殺青年，這次下臺，粵人無不稱快。軍閥末路，咎由自取，誠不足惜。但陳濟棠這次標榜抗日，原想借此保全殘局，却反自召敗亡。影響所及，恐從此大家將視抗日爲畏途，以後再沒有一個軍人，敢於號召抗日，這是中國救亡前途的一大損失。這不是十分可惜的呢？貴報本日社論說陳濟棠之失敗，非失敗於抗日，而失敗於不抗日，可謂一針見血。但一般人對於此層，還不能十分明白，往往把陳濟棠的失敗，歸咎於號召抗日。所以我們希望貴報對於此點，再有詳細的解釋，使大家不至因此灰心，而怕談抗日，先生當亦爲以然。（下略）

司徒彥文啟，七月二十日，廣州。

本報係於六月七日創刊，恰巧在西南當局發表抗日冬電之後，因此本報出版一開始，就集中注意於西南事變。這次西南事變中，本報始終採取客觀態度，根據救亡聯合陣線的立場說話。我們只希望中央和西南實行抗敵救亡，反對一切內戰，對於雙方都不存絲毫成見。但是因此有一部分讀者，對於本報却發生兩種相反的意見。有些讀者急於盼望抗敵戰爭的實現，以爲西南既已通電出兵抗日，本

報應該表示極端擁護，對於本報論調冷漠，頗爲不解。另有一部分讀者，則又像司徒先生所說的，懷疑本報爲什麼不公然揭破西南當局的抗日欺騙。其實這兩方面的讀者，都沒有充分理解本報的態度。現在好在西南事件快近結束，我們不妨作一個詳細的探討，說明本報的真正態度，以答覆司徒先生以及一切關心本報言論的讀者諸友。

(一) 這次西南事件從發表冬電起，一直到目前爲止，我們把前後經過作詳細檢查以後，可以斷定西南當局並沒有抗敵的真誠。本報六月八日的社論已經說過：要試驗抗敵救國是真是僞，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開放民衆救國運動，一是絕對不妥協。做到了這兩個條件，就是真的，不做到這兩個條件就是假的。西南當局直到最後始終沒有開放民衆救國運動，司徒先生信中所述官方包辦示威大會，以及逮捕抗日青年學生等，據我們的調查，完全是確實的事實。此外西南當局既標榜抗日，但在兩廣境內，仍與敵人保持友好的外交關係，甚至連緝私抵貨

都沒有澈底去做。這又證明西南當局一面高唱抗敵，一面仍與敵人妥協。所以我們不必再研究別的，單就這兩個條件來說，已足夠證明西南抗日是假的了。

●（二）事後檢查既然知道西南抗日是假的，那末在西南運動未失敗以前，本報爲什麼不明白揭破？是不是本報故意替西南當局隱諱呢？不，本報并不想替西南當局隱諱。本報創刊後一個半月以來，在社論和新聞中屢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須在開放民衆運動入手，而且始終反對以抗日的名義進行內戰。這已經是從原則上揭破西南當局的虛僞了。此外本報雖然接到官方包辦民衆運動之類的消息，但在發表的時候，却非常審慎。這是本報忠厚待人之道。因爲在目前中國，漢奸民賊，滔滔者皆是。全國實力派領袖只要能夠公開宣佈抗日，即使口惠而實不至，至少總比不抵抗喪失國土要高一籌。而且我們雖然明知西南當局抗日，並非出於真誠，但我們却天天盼望西南當局因輿論的督促，民衆的要求，一旦由假抗日一變而爲真抗日。我們登載西南抗敵消息，所以不願吹毛求疵，就因爲我們始終站

在抗敵救國立場，對於西南當局希望過高的緣故。到後來西南當局依然不知覺悟，使我們完全失望，這是我們爲了民衆解放前途，所不勝痛心的。

(三) 西南抗日既然是假的，那麼西南運動的失敗，自然是失敗於假抗日，而非失敗於抗日。對於陳濟棠的顛覆，有的人以爲是陳氏輕舉妄動，空談抗敵的緣故，有的人以爲是中央綏靖政策的效果。我們以爲都不對。我們以爲陳濟棠的下野，完全是民衆的勝利。換句話說，是靠了廣東民衆的力量，才把陳濟棠推翻了。陳濟棠治粵七年，除了搜括剝削，屠殺民衆以外，沒有一件政績能使民衆滿意。到了最後，日暮途窮，無路可走，因見民衆有抗敵的要求，於是設起一個抗敵的騙局，想借此保全軍閥地盤。誰知民衆是欺瞞不過的。欺騙民衆的結果，只是自取敗亡而已。要不是民衆反對，部下決不會紛紛離貳。部下不離貳，陳濟棠何至崩潰如此迅速。所以我們認爲陳濟棠的失敗，是民衆的勝利。假如我們不能得到這一個教訓，而認陳濟棠的失敗，是中央綏靖政策的效果，或者是標榜抗日

之所致，那就是白白錯過這一次經驗了。

(四)向來中國軍閥從事內戰，一定要假借一個名義，如護憲，護法，護黨之類。這次西南出兵，却用了對外抗敵的名義，這是一極可注意之點。因爲這一事實，證明了抗敵救國，已成爲中國民衆共同有力的要求，當局即使無抗日決心，也不能完全置民意而不顧，甚至一個軍閥到了末路，也不得不利用抗敵這一個名義，來進行內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影響的浩大與要求的強烈，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因此司徒先生以爲西南假抗日失敗以後，會使大家視抗日爲畏途，我們以爲這一層倒不必過慮。因爲這一次事變，充分表明了民衆所要求的是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假抗日不僅不能挽回軍閥末路，而且反足以自取敗亡。經過了這一次試驗以後，國內實力派應該大都有了警覺：惟有真正實行抗敵救亡，才能保全領袖地位，不然就不免做陳濟棠第二。全國實力派要是都有這個感覺，全國一致的對外抗戰，就不難立刻發動。所以這次西南運動的失敗，不僅不會

損害抗敵救亡運動的展開，而且也許竟是民族解放戰爭具體化的開端，也未可知呢。

(七月二十六日)

關
於
文
化

大眾文化的基本條件

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看到他們的『運動大檢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對於那個『運動大檢閱』的『大』字的意義。我是在莫斯科看見的。尋常我們想起什麼運動會，注意力只集中於若干所謂選手，選手的數量無論怎樣大，只是『小眾』，一點尋不出『大眾』的象徵。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運動大檢閱』，便有十幾萬的男女青年『運動員』參加。整千整萬的穿着運動衣的列隊挺胸緊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爲之精神振作，想到體育大眾化的偉大。他們有大規模訓練『運動員』的計劃，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後，給以GTO的銅質徽章（GTO是俄文『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縮寫），這徽章是他們的男女青年覺得最大榮譽之一。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他們的這樣的

「運動員」有六十萬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萬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人！依這樣大衆化的進步速率，最近的數量一定是更可驚的了！

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新時代的最重要的象徵！

我認爲這個重要的意義應該運用到大衆文化上面去。我們在這樣艱危的時代，應該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有一個新的動向，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的方式和內容值得我們作更周詳地研究和討論，但是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衆文化；大衆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衆化，是要不忘却大衆，是要切合於大衆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養大衆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衆的容受性。我認爲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化人以及熱心中國文化的朋友們都對這個問題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切實的研究。

所謂大衆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廣大的「大」。猶之乎上面所

談的「運動大檢閱」，不是注重在少數的選手，而是注重在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的廣大數量的「運動員」。爲大眾設想，與其只有少數處於「高大」地位的選手，不如有着滿山滿谷的無限「廣大」數量的「運動員」。在我們的新文化方面，也有這相類的情形。換句話說，我們要極力使我們文化工作能影響到大多數人，影響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廣大。舉個最近的現實例子：例如整千整萬的大眾所熱烈參加的民衆唱歌團（原名民衆歌詠團，陶行知先生建議改爲今名，我覺更大衆化些），便會有這樣的意味。民衆唱歌團便是推廣大眾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工具。我們試想，如有幾萬幾十萬人，同時參加一個悲壯雄偉的民衆唱歌團，這是怎樣偉大的文化工作！

當然，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民衆唱歌團，只是大眾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爲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羣衆，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羣衆裏面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着

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衆的現實需要和容受的力
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縮越小，簡直和大衆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爲着少數人
幹的呢？還是要爲着大多數人才幹的？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

（六月二十八日）

簡易文字與大眾文化

去年逝世的名記者戈公振先生，當他初由蘇聯回到中國的時候，就和記者談起他遊歷蘇聯遠東境內所親見的奇蹟；這奇蹟不是別的，就是看見那裏的中國人因學習了很簡易的新文字，一個很平凡的工人或農民都能做文章發表他的意見，都能閱看他所要看的書報！戈先生和記者談到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他那樣眉飛色舞的模樣，知道他實在充滿着十分驚喜的情緒。他的驚喜，的確不是偶然的。

關於我國的一般民衆的教育，常常聽人說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過了幾時，仍聽說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們到國外去旅行，關心中國國民教育的外國朋友總喜歡問起中國是否仍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們的回答就很難於措辭，因為總是說着百分之八十，不是要汗顏無地的嗎？所以戈先生的驚喜情緒，記者和他是有着

十二萬分的同感。所可痛的是戈先生還未及用文字或演講公開對國人報告他所見的奇績，回國後忽忽不到幾天就與世長辭了。

最近看到孟如先生譯的新文字在中亞一文（見昨天的本報），又引起我想到簡易文字和大眾文化這個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據這篇文章作者的報告，在蘇聯有許多原來文字艱難，文化落後，或甚至連文字都沒有的民族，因為幾年來採用了簡易的新文字，大眾文化已有着空前的進步。據全蘇聯新文字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在蘇聯已有三十萬萬份報紙和三萬兩千五百萬冊的書籍雜誌，都是用新文字出版的。由這樣可驚的數目字裏，可以看出蘇聯大眾文化是怎樣地在那裏突飛猛進着！同時也可以看出簡易文字和大眾文化的發展是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

記者在上面提起我們在外國旅行，不好意思講到中國文盲的數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是文盲，比我國也不高明得多少。尤其是在

當時俄國的被統治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是文盲。例如在土庫門，文盲竟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三；在塔及克斯坦，文盲竟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五！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採行新文字，土庫門的識字人數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塔及克斯坦的識字人數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了。

蘇聯採用新文字的方法，到現在還不過七年的時間，簡易文字在大衆文化方面的驚人貢獻，不是可以給我們很好的教訓嗎？

（七月八日）

民衆歌詠會前途無量

我們願竭誠擁護民衆歌詠會！我們希望民衆歌詠會無限量的擴大，無限量的推廣！我們敬祝民衆歌詠會的前途無限光明！我們敬向爲民衆歌詠會努力的先生們致民族解放的無上敬禮！

香港民衆歌詠會於本月二十日夜裏在青年會露天體育場舉行第一次公唱，參加唱歌的會員四百餘人，聽衆三千餘人，採用的歌曲有自強歌，升旗歌，中華，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國旗歌，盡力中華，抗敵歌，大路歌，一二八紀念歌，人生要奮鬥，大家起來，等十八首，由香港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編刊小冊子分發。歌聲雄壯激越，聽衆動容奮發。在重重國難中愁雲慘霧籠罩下的我們，看着這樣悲壯激昂熱血奔騰的民衆，好像在茫茫黑暗中窺見曙光一線，興奮和愉

快的情緒交并，有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當然我們並不是相信只須聚攏來唱唱歌，便能消除國難。但是我們相信整個民族的解放，必須靠全國民衆都能明瞭國難嚴重的實際情形，能有爲國家民族犧牲的精神。這就不能不十分注意於教育民衆，喚醒民衆，鼓勵民衆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要積極推廣的大衆文化的一部分。所謂大衆文化，必須領會『大衆』這個名詞的重要，必須時刻注意到大多數普通民衆的接受性，同時不要徒然高唱大衆文化的空洞名詞，必須設計種種具體的方法促進大衆文化。民衆歌詠會便是很能促進大衆文化的具體方法的一種。香港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所編的『民衆歌詠會公開演唱』的小冊子裏的宣言說得好：

『我們深信，祇要不是啞子，什麼人都能唱歌，只要願意學，什麼歌都學得來。我們更深信，雄壯的歌聲，不獨能夠振起消沉的民氣，喚醒國民的迷夢，同時更能震驚列強的耳鼓，使他們在忙亂的備戰聲中，聽見我們反抗的呼聲。實在的，同胞們！東北淪亡了，冀察又喪失了，整個的華北都要被佔了，中華民族的命

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可能再忍嗎？……我們要起來，像獅子般的怒吼……來喚起團結的精神。」

其次，這種大規模的民衆歌詠會，除有教育民衆，喚醒民衆的效用外，還可使民衆深深地感到集體的偉大力量。一個人的聲音是輕微無力的，千萬人的集體聲音便要響徹雲霄，有着排山倒海的氣概了。這足以暗示整個民族一致團結抗敵救國的偉大力量的象徵，能夠培養並增加我們的艱苦奮鬥的勇氣。

我們希望民衆歌詠會普遍到全中國，我們願聽到十萬百萬的愛國同胞集體的「反抗的呼聲」！

（六月廿二日）

悼世界文豪高爾基

記者因爲寫過了二十萬字左右的世界文豪高爾基的傳記，對於他的生平有過很感興趣的研究，前年在歐洲遊歷到莫斯科的時候，很想和這位久所欽仰的文壇老將談談，不料他正在別處旅行未回，竟錯過了這個機會。不過當我在蘇聯遊歷的時候，聽到許多朋友談起，知道他真是蘇聯的『國寶』。你無論遇着什麼鄉村

的婦女，或田間的小孩，提起高爾基，他們都知道，他們都要一團高興地和你談論關於他們所心愛的高爾基，都要手舞足蹈地告訴你關於他們所心愛的高爾基的這樣那樣。這種情形使我愈益感覺到他是大衆的文豪，和那些只供少數人消遣的所謂文學家，大不相同。其實他在文壇上四十幾年的努力，不但爲了蘇聯的大衆的利益，同時也爲了世界的大衆的利益，所以他不但是蘇聯的文豪，也是世界的

文豪。我們聽到他去世的不幸消息，不但爲蘇聯憐惜這位文壇大將，並爲世界悼惜這位文壇大將。

高爾基的一生，最使我興奮的，是他的始終不倦的艱苦奮鬥的精神。他五歲便做了孤兒，十齡便投身社會，在一家鞋店裏當學徒，艱苦備嘗。不久他在一個繪圖師的家裏做『打雜』，他的主人有個母親，一個長舌的老太婆，一早就把高爾基叫醒，一直使他忙到深夜。他要劈柴搬柴，要燒茶水，要起灶火，要磨擦地板樓梯，要洗碗碟，要摘菜，要從市面上把菜物搬回來，還要替主人抱嬰孩，洗一家人的衣服！這時候，高爾基才十二歲！他又做過神像店的學徒，做過糕餅店的學徒，做過守夜，做過碼頭腳夫，還做過許許多多下層民衆的苦工。他在糕餅店裏做工，每日要做十四小時的好像地獄生活的苦工，每月僅得到三個羅布的工資。我們讀到他的奮鬥史，好像讀着不可思議的神話。但却都是事實，千磨百折的可驚的事實。這些事實都不能把高爾基壓下去，他終於排除了萬難，成了今日

全世界大眾所敬慕的文豪。

他的原名叫阿勒賽·皮西科夫 (Alexey Peshkov)。他廿三歲的時候，在提弗利司的鐵路上會計處做個小職員，工餘自己讀書，開始嘗試創作，第二年九月（即一八九二年，他廿四歲），第一次把他的小說『麥卡邱特拉』發表於當地的高加索日報，才第一次用他的筆名麥仙·高爾基 (Maxim Gorky)。這位『下流社會的代言人』的為大眾福利的著作生活便開始了。他四十幾年的著作生活，作品的豐富，是很可驚人的，繼續不斷的努力也是很使得我們聞風興起的。

我最喜記誦他在所著的鷹之歌裏面的警句：『我們唱着歌，讚美傻子的勇敢！』在中國——這樣危迫的中國——我們所需要的是無數『傻子的勇敢』！

論民族固有道德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裏，分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中國民族固有道德。近來守土長官，封疆大吏，對於侵略者只會屈服退讓，對於小百姓只會殘虐剝削，早已把總理遺教，拋在九霄雲外，惟有所謂民族固有道德，却到處在提倡着。北自北平，南至廣州，當局提倡舊道德，提倡讀經復古，可謂不遺餘力。雖然舊道德不是一面擋箭牌，可以抵擋侵略國的槍刺砲彈，舊道德也不是一服續命湯，可以挽救軍閥獨夫的沒落運命，這有眼前事實證明，但是孫先生所謂民族固有道德，却依然值得我們來詳細研究一下。

民族固有道德，以『忠』列第一位。『忠』的最大意義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但是現在恰巧相反。我們民族中間，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一天天增多。大的

如鄭孝胥，趙欣伯，殷汝耕，石友三等等，小的如華北和福建的貧民，甚至爲了兩三毫錢，出賣給日本人。這種大大小小的漢奸，一個個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有民族氣節，盡忠報國的志士，反而一個個消沉下去。這不是關懷民族道德的人們所最痛心的事嗎？

許多貧苦無識的同胞，因遭層層剝削，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充當漢奸，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有些統兵將領，官僚政客，甚至文人學者，也竟甘心充當漢奸，出賣民族利益，這斷不是出於偶然。原來我國近年內戰始終不絕，政令迄未統一。當局但求鞏固政權，甚至不擇手段。有時不免以高官厚祿爲餌，吸引天下豪強，以求平定反側。犯上作亂，爲舊道德所不許。朝秦暮楚，爲士君子所齒冷。可是此種沾污民族道德的事實，在近年政治舞台上，却層見迭出，我們的當局至少要負一大部分責任。政府爲維持威信起見，不得已而加以容忍，雖情有可原，但是首竄兩端的投機分子，可以升官發財，而有主義有信仰的志士，却不免

於出國誅戮。這種政策上行下效的結果，將使全國男女，只知有富貴利祿，而不知有國家民族，那就無怪漢奸的數目要一天天增多了。

所以要杜絕漢奸的產生，必須消滅一切漢奸心理，使投機者無法倖進，使朝秦暮楚之輩，不能得志，使中國人民個個忠於國家，忠於民族。這個更用不到寫成標語，貼在牆頭。最要緊的是由政府在内政上切實做去。只要政府對內，信賞必罰，光明坦白，一切都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這樣漢奸自然絕跡了！

(七月十九日)

再論民族固有道德

以前說過了『忠』，現在再說『孝』。

中山先生提倡忠孝，自然並不是指愚忠愚孝，而是指廣義的忠和廣義的孝。什麼才是廣義的孝呢？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就是家族主義，他的意思是說中華民族就是一大家族。所以所謂孝是要盡力謀中華民族的發揚光大，至少要能保全我們的祖產，繼承我們的祖業。

我們的民族祖先，遺留給我們一個廣大富庶的國土，和一個足以誇耀世界的民族文化。我們要保全這國土的獨立完整，要發揚我們的民族文化。和世界的新文化匯為一流，這樣我們才算對得起我們的民族祖先，我們才算是孝子仁孫。但是現在我們怎樣？民族敵人一步步進迫，我們一步步退讓屈服。眼見得國土快要

斷送完了，主權快要喪失乾淨了，而我們還是不抵抗。出了這不爭氣的敗家子，真把我們民族祖先的顏面都丟淨。

不僅如此。我們對外敵只知道打躬作揖，但是遇見自家兄弟，却毫不留情，天天在自相殘殺，自相傾軋。我們從外國買來了飛機大砲，以及一切新式武器，却只是供內戰之用。我們對外可以屈服讓步，而對內却必須保持威信。我們相信所謂孝道，斷然不是如此的。

近幾年來，我們每年舉行一次『民族掃墓』的典禮。我們的黨國要人，並不想犧牲一切，抗敵救亡，爭民族光榮，保國家領土，却單從表面形式上做工夫。假如我們的民族祖先有靈，也一定不會高興。

在我們鄉間，有一個土豪，待他的父親非常兇暴。他父親因幾天沒飯吃餓死了。但是這位土豪却遍發訃文，開吊舉殯，排場十二分闊綽。一方面表示他是孝子，一方面又借此可收得大批的奠儀。我們又記得前二三年在廣州也曾經舉行過

耆老會，表示當局敬老的用意。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年老的同胞因飢寒失業而死的，却到處皆是。用這種方式提倡孝道，和我們鄉間那一位，正是半斤八兩。

以孝治天下，在二十世紀，是不是還行得通，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當局既然在提倡民族固有道德，卑之無甚高論，我們也就希望當局要切實的去做。惟有停止一切內鬩，養老扶幼，團結民族力量，實行抗敵救亡，這樣才是真正的孝道。

(七月廿一日)

關於蘇聯新憲法

讀蘇聯憲法草案

蘇聯的新憲法草案已公布了（參看本月十九日至廿二日生活日報上登載的蘇聯憲法草案全文），他們已決定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蘇維埃全體大會，研究這個草案。無疑地，這新憲法草案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特別注意和研究。倫敦大學著名教授拉斯基稱這草案是巴黎公社憲法後最可驚人的事件，這話是很對的。記者在這篇文章裏沒有意思要批評這個草案的全部，只不過撮舉幾個尤其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要點。我想，也許在許多條文的全文當中，反而容易使一般人不是很注意其中的特點，所以這樣撮舉要點的評述，也許還更有益些。

第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他們的公民所享的基本權利。試看：

「蘇聯公民有工作權。獲有工作權的保證，並按他的工作的分量和性質，

獲得工資。工作權受下列事實的保證，即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組織，及因排除經濟恐慌，消滅失業，而使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見第一百十八條）

每個公民都有工作權，而且這工作權還有事實上的保證；這是任何國家的憲法所不敢這樣大膽規定的條文。其他國家對於人民的失業問題，想盡方法，都弄得焦頭爛額，走頭無路，這是我們所熟悉的事實。但是蘇聯的新憲法却替每個公民在事實上保障他的工作權。

每個公民有工作權，這還不夠新奇，你看蘇聯每個公民還有休息權：

『蘇聯公民有休息權。休息權受下列事實的保證：即絕大多數工人減至七小時工作，職工每年有假期，且在假期內仍獲得工資，以及勞動者的廣大療養院，休養院，和俱樂部網絡的建立。』（見第一百十九條）

在其他各國，勞動者終年辛苦，不得休息；過寄生蟲生活者，只有暇逸，無

須勞動。即就一般說，也很少人意識到休息是勞動者應享的權利。其實認真工作時認真工作，認真休息時也須認真休息。恢復健康，增進健康，以及工餘各種文化的享受，學識的增進，都非有相當的充分休息不可。在別的國家只有極少數人享得到這樣的權利，而在蘇聯却是每個公民應享的權利。

年老時的生活保障，在別國是：只有極少數人靠着服務機關的退職贍養金，還有一小部分是靠着仰人鼻息的所謂『慈善事業』，此外大多數人就只有靠自己掙扎，在肌餓線上滾，在蘇聯却不然：

『蘇聯公民年老時，疾病或失却工作能力時，有生活保障權。這項權利受下列事實的保證：即由國家出資的職工社會保險廣泛發展，免費醫藥，勞動者健康保障廣大網絡的建立。』（見第一百二十條）

其他各國不但對失業沒有辦法，對失學也沒有辦法；所以不但失業者一天天增加，失學者也一天天增加，試看蘇聯公民所享的權利怎樣：

「蘇聯公民有受教育權。這項權利受下列事實的保證：即免費的普及強迫基本教育，以至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學生的國家津貼制，各學校教授本地方言，工廠，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和集體農場勞動者之免費的工業技術和農業的教育組織。」（見第一百二十一條）

男女間的實際不平等，在號稱文明世界的二十世紀，仍然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請看蘇聯婦女所享受的權利怎樣：

『蘇聯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婦女的這些權利的實現可能，受下列事實的保證：即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工作，工作報酬，休息，社會保險及教育權利；國家保護母親和兒童利益；有孕婦假期，在假期內且得工資；及產婦休養院，托兒所，幼稚園的廣大網絡之建立。』（見第一百二十二條）

尤其在別國憲法所絕對尋不到的，是關於消除各民族間輕視和仇恨的規定：

『蘇聯公民，不問所屬民族或種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享有同等權利，這是不變的法律。這些權利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限制，直接或間接與某一部分公民若干特權，以及任何種族或民族的排斥，仇恨及輕視宣傳，都受法律的懲罰。』（見第一百二十三條）

此外如公民應享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都有規定，這些在其他國家的憲法是習見的，雖則實際的內容也是不相同的。在這些權利之外，仍是新奇的是蘇聯憲法明白規定公民有街道遊行及示威自由。（見第一百二十五條）

『公民家庭不受侵犯及通訊秘密，都受法律保護』，在蘇聯新憲法裏面也很鄭重地列為專條。（見第一百二十八條）

還有一條也是在憲法史破天荒的規定：

『蘇聯對於因保護勞動者利益，或因他們的科學活動或因爭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國公民，予以庇護權。』（見第一百二十九條）

以上所談到的是關於蘇聯公民所享受的基本權。

其次我想提到的是選舉制度的民主化。我們知道蘇聯原來的選舉法，工人代表的人數和農民代表的人數是不平等的，這是因為在過渡時期，工人的政權有特加保護的必要，自從集體農場的政策大告成功，這種界限也漸漸消除了。在以前全聯蘇維埃大會的選舉裏，城市的代表選舉是由兩萬五千人裏面選出一人，鄉村的代表選舉是由十二萬五千人裏面選出一人；換句話說，農民選出代表人數的比率遠不及工人選出代表人數的比率。在最近公布的新憲法草案中，便尋不出這樣的分別了。新憲法中所規定的選舉制度是『均由選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制選舉之。』（見第一百三十四條）所謂『普遍』是：『任何蘇聯公民，在選舉年達十八歲的，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惟有精神缺憾，及由法院剝奪選舉權的爲例外。』（見第一百三十五條）所謂『平等』是：『任何公民不問種族及民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份、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都有

平等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見第一百三十六條）男女在選舉方面當然也是平等的，所以也列為專條：『婦女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其條件與男子相同。』（見第一百三十七條）所謂『直接』是：『各級勞動代表會，自鄉村及城市勞動者代表會至蘇聯最高議院的選舉，都由公民直接投票。』（見第一百三十九條）以前他們所採用的選舉手續是用公開聚會時當眾舉手，這種公開選舉是含有阻止反動派操縱的流弊，但是因為參加者有所顧忌，還說不到什麼充份的自由，現在不同了，由於政治的上了軌道，大眾安全得到了鞏固的保障，所以不妨採用的密制的選舉，可由選民各別的寫在選舉票上了。這便是由公開制到祕密制的重要意義。

所謂『蘇聯最高議院』包括兩院，一是聯邦院(Union Council)，一是民族院(Council of Nationalities)。民族院的設立，在舉憲法中已有，也含有各民族自由參加國政的用意，不過在新憲法中代表人數更擴大了。這兩院有同等權力。蘇邦院原來也是有的，不過選舉法和新憲法所規定的不同。以前聯邦院是由全聯蘇維

埃大會選出的，而全聯蘇維埃大會的選舉，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的代表比率却不是平等的（前面已說過）；依新憲法的規定，聯邦院却是直接由蘇聯公民選舉，每二十萬人選舉代表一人（見第三十四條）。這在民主化方面的長足進步，是很顯然的。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要附帶說到的，便是除新的選舉法要在新憲法頒布後才實行，關於蘇聯公民所享的基本權利，在事實上是已經做到的（關於蘇聯在文化及物質方面的建設情形，拙著萍踪寄語第三集可供參考），在新憲法中不過是已在實際上做到的事實加以敘述罷了。我以為這一點很值得注重的，因為各國的憲法裏，有些地方也未嘗不說得堂皇冠冕，但祇是紙面上的工夫，實際上並不是那一回事！假使蘇聯的新憲法也不過是『紙面上的工夫』，儘管說得怎樣天花亂墮，我們却也不必怎樣重視的。

事實上的三權

關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的重要特點，我在讀蘇聯新憲法草案那篇文章裏已有過大概的評述了。在那新憲法裏，蘇聯公民所享受的基本權利不止三種，但是尤其使我們感到濃厚興趣的是工作權，休息權，和教育權。這些新名詞已夠新奇，但是這些新奇的新名詞倘若只不過是白紙黑字的東西，在紙面上說得堂皇冠冕，那也不值得怎樣注意，可是這三種權利却的確是事實上的三權，在新憲法草案未發表以前，就已經在事實上辦到了，這次新憲法草案裏所規定的這三權，只是把事實寫於紙上罷了。這是我前年從英國到蘇聯去考察時所目睹的事實，所以想在這裏就記憶所及，提出一些來談談。

首先請先談工作權。在任何其他國家裏，教育的責任只是弄到你畢業，便算

完事，至於你畢業後能否得到職業，這是你自己的事，好像和教育家毫不相干。在這情形之下，畢業後能不能得到一個噉飯地都毫無把握，至於你是否所用即爲所學，那更沒有人顧問了。誠然，在外國或在中國，我們都聽見有『職業指導所』或『職業介紹所』這個東西，這種機關對於介紹職業雖也有一小部分辦到，但對於求業者並不負有必須替你尋得職業的責任；在這樣鬧着失業恐慌的時代，在許許多多求業者裏面，能夠介紹出去的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在蘇聯，他們並不是把畢業生推出校門以後便不再負什麼責任。在學生將畢業的一年前，假使你是學重工業的，即由你的學校當局，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和你自己，共同商定你的職業，確定你畢業後的事業的位置。蘇聯人民對於研究學問的勤奮，這是任何遊歷過蘇聯的人所承認的。我覺得學了就一定有用，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在他們認爲是當然的，因爲他們承認每個公民都有工作權。

其次請談休息權。蘇聯幾乎已普遍地採用了每日七時制，較繁重的工作已採

用每日六時制。僅僅減少工作時間還不夠，他們一方面並在積極增加種種設備，使人民在休息時間得到有益身心的娛樂。我在蘇聯考察所得的深刻印象，覺得他們在工作的時候，無論是工廠裏的工人或學校裏的學生，都是興會淋漓地幹，非常勤奮地幹，但是同時政府却替人民設備種種的正當娛樂機關，使人民在工餘的時候，也興會淋漓地玩，非常勤奮地玩！他們每五天有個休息日，在這一天你可以看到成羣結隊的民衆有的參觀各種博物院，有的遊山，有的在湖裏遊艇，有的在山麓綠茵上跳舞歌唱，有的在大規模的文化休養公園裏遊散，從事於各種各樣的健身運動。各戲院，各電影院，各名勝，都成了民衆的娛樂地。不但成人，就是兒童，也有特爲他們設備的戲院和電影院等等的娛樂處所。除每五日一次的全日休息外，每日工餘也有種種娛樂的設備。你在傍晚，到那裏的公園裏去，可以看到幾十對或幾百對健康快樂的男女在公園裏露天跳舞場上跳舞。有的是集體舞，有的是雙人舞。這些都是白天努力工作的男女公民，工餘自由來娛樂的，當

然沒有以營業爲目的的『舞女』。這種種娛樂，有些在各國也是有的，不同之點是在其他地方，只有少數人享得到，在蘇聯却是大衆所共同享得到的。此外，工作者無論是工人或是職員，每年除休息日外，還有一星期到一個月的例假，依工作的辛苦，成積的優劣而定，在例假期中，不但工薪照給，工作成績特優者還可免費旅行或送到名勝的休養院去休養。全國各名勝都布滿了休養院（他們稱爲 Rest home）。給大衆免費休養！我在蘇聯的時候，參觀了不少這種休養院。所以他們的所謂休息權，並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話，却是實踐的記載。

最後我們要談到教育權。就其他各國的情形說，做家長的人對於子弟教育費的擔負，大概都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尤其是收入少的人們。子女在小學時代，父母的擔負還輕些，到中學時代已較重，到大學時代就更重，顯然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家長所能勉強擔負的。你能受到多少教育，就全視你的父母有多少收入，收入不一定，你的教育也就毫無把握。在蘇聯的實際情形却不是這樣。他們的小學中

學及大學都是免費的，但是在小學中學時代，衣食住及零用等還由父母供給，做父母的還不能完全脫卸護養的責任。到了大學，學生的費用比較的大些，依別國的情形，父母的擔負也比較的增加起來，在蘇聯對於大學生却有國家津貼的辦法。年級愈高，津貼也隨着增加；成績愈優，津貼也酌量增加。大概大學初年級學生每月可得津貼一百羅布左右，以後依年級遞增，最高年級每月可得津貼二百羅布左右。他們完全可以自顧，做父母的完全可以不負責了。研究院裏的學生每月津貼有到三四百羅布的。他們對於大眾的教育積極推廣和提高，如這樣給人以便利，大多數民衆的子女便沒有機會受到高深的教育。除大學外，各工廠裏的藝徒學校和工人升學預備科等等，不但免費，也還有相當的津貼。在蘇聯，只要你肯學，肯學，就不怕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所謂教育權，也不是一句裝飾門面的話語，也是在事實上已經辦到的事情。

拉斯基教授的蘇聯憲法觀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拉斯基，是英國現代最有權威的政治學者，他最近對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的批評，很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他認為『蘇聯新憲法草案是巴黎公社憲法後最可驚人的事件；這新憲法的效果必然是很大的；這一個非常步驟的草案明白地表示：經濟安全和財富發展，使自由大為擴張。』蘇聯新憲法所給予蘇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選舉權利，實夠得上拉斯基教授所謂『自由大為擴張』。除在他國憲法裏所習見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還有在世界各國憲法裏所從未看到的工作權，休息權，教育權等等的重要權利的享受。至於選舉方面，自蘇聯最高議院起，至各自治省、縣、市、村的勞動者代表會，都由選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選舉出來。所謂普遍，是任何蘇聯公民，

只須達到十八歲的，除有精神缺憾，或已由法院剝奪了選舉權的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謂平等，是任何公民不問種族及民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份、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拉斯基教授把『自由大為擴張』歸功於『經濟安全』，我們也有同感，因為真正的民主化，必在社會建設上了軌道之後，否則什麼都是紙上談兵，甚至虛偽欺騙！

拉斯基教授又說：『從政治學看來，蘇聯憲法草案最有趣味的，為憲法所給與的工作和教育權利，這就在資產階層民主政治最理想的方式，亦所不能。』這在拉斯基教授，確指出了蘇聯憲法最重要的特點。所謂工作權，即政府須負責使每個公民有工可做，也就是要負責使個個人有職業。我們都知道，失業是人生一件最不幸的事情，雖有工作能力而得不到職業是人生一件最苦痛的事情，但是這種不幸和痛苦，都是蘇聯新憲法所不許存在的。人人應該受教育，這也是人人知

道的一個原則，但知道儘管人人知道，在事實上是否都能辦到，却是一個問題。在蘇聯不但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免費的教育，在大學和實業學校裏還有國家津貼學生的制度，大學生每月可得到一兩百到兩三百羅布的津貼。人人應該受教育已不是一句空話，是有事實上的保障的。所以美國青年會總幹事艾迪博士到蘇聯視察，對蘇聯的民衆教育的積極進行，也有着很深的感動。

蘇聯新憲法對於挑撥民族惡感，也視爲犯罪行爲，規定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都享有同等權利。拉斯基教授對於這一點也讚歎不置。認爲「此與德國及其他民族情形對比，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實對西歐具有偉大的意義。」

(六月廿三日)

關於生活日報

生活日報創刊詞

無論辦什麼定期刊物，或是週刊，或是日報，都有創刊號，在創刊號裏都有創刊詞，幾乎成了慣例，毫無足奇的了。但是我們敘述這篇創刊詞的時候，却感覺到非常嚴重的情緒，和非常重大的責任；這是因為本報的產生正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時期。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凡是中華民族裏面不願做奴隸的每一分子，都有他的對於民族應負的特殊任務，在輿論界服務的報人們同樣地也有着他們的特殊任務。

普通社會一般人給與報人的頭銜，叫做『民衆喉舌』。我們不必諱言世上儘有報人做象養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衆恰恰立於敵視的地位；但是就原則上講，報人應該是『民衆喉舌』，那却是無可疑的。平時這樣，在非常時期更應該

這樣。同人願以自勉的第一義，便是以全國民衆的利益爲一切記述評判和建議的中心標準。

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衆文化，這也是從民衆的立場，反映全國民衆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

全中國民衆在當前所焦思苦慮，夢寐不忘的，是爭取中華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國奴的慘禍。我們做中國老百姓的人們，不管張三李四，不問何黨何派；在行動上抗敵救國的便是全國民衆的好友，在行動上降敵賣國的便是全國民衆的仇敵；今日在事實上表現抗敵救國的是友，明日在事實上降敵賣國，就即時是敵。『敵乎友乎』，全以是否在行動上，或事實上抗敵救國爲轉移。我們認爲須用這樣的態度，從各方面擴大民族解放的陣線。

其次我們要鄭重指明的是民族解放的鬥爭是大衆的事情，不是少數人的事情；和某一國內的少數特權階層對別一國內的少數特權階層爭奪少數人利益的鬥

爭是不同的，和某一軍閥對另一軍閥的爭奪個人利益的鬥爭是不同的。民族解放運動所爭取的是民族大眾的利益，所以必須喚起民眾，共同奮鬥，揭破漢奸理論的麻醉，制裁漢奸瘋狂的行爲，灌輸抗敵救亡的知識，指示抗敵救亡的實踐。我們要民族解放運動獲得廣大鞏固的基礎，必須積極推广大眾文化，使大眾集中力量對民族的內外敵人作無情的堅決的猛攻與掃除。

我們。要。就。純。粹。民。衆。的。立。場，力。求。這。兩。大。目。的。的。實。現。

（六月七日）

關於生活日報問題的總答覆

生活日報創刊還不到半個月，各地讀者的來信，已經像雪片飛來，在我們編輯部的案頭總是堆得有一尺多高。這些來信對生活日報不是提出許多意見，便是表示一些希望。我們對於這些熱情的讀者們，除了表示十分感謝以外，認為有在這裏作一個總答覆的必要。

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

把大部分的讀者來信歸納起來，不出兩種態度，有的鼓勵我們，有的抱怨我們（自然鼓勵我們的更多於抱怨我們的）。鼓勵我們的希望我們把生活日報辦成真正理想的報紙。抱怨我們的認為現在的生活日報還不夠稱作理想的報紙。

對於這兩種意見，我們都樂意接受。因為現在中國出版的日報，雖然不算

多，也有六百多種，假如我們不是存心要辦成一個理想的報紙，那麼，生活日報根本就沒有出版的必要。但是，目前的生活日報是不是就算理想的報紙呢？在我們，認爲這中間的距離，正和地球和火星的距離一樣遠。可是科學的發明，必然有一天建立了地球和火星的交通；同樣地，我們相信靠了我們大家的努力，也必然有一天會有一種理想的生活日報的出現。

生活日報是出世不滿半個月的襁褓兒。不管它怎樣孱弱，怎樣幼稚，我們却希望，相信它將變成一個體力智力都十分強健的偉大人物，就是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所以我們正不必因爲這初生的嬰孩，生得太渺小，而失望悲哀。反之，我們却不妨開一次湯餅會，預祝它的偉大的將來。

現在無妨先從目的地說起。什麼是我們理想中的生活日報呢？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這襁褓兒，將來長成怎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呢？

理想的生活日報：

必須是反應全國大衆的實際生活的報紙；

必須是大衆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

必須是五萬萬中國人（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合計）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因爲是反應全國大衆的實際生活的報紙，所以必須成爲一切生產大衆的集體作品，必須由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直接供給言論和新聞資料，而不是僅由少數的職業投稿家和新聞記者包辦一切。因爲是大衆文化的最靈敏觸角，所以報紙的內容，應該是記載一日中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各地大衆的生活活動和希望要求。因爲是人民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所以這報紙所登載的消息，決不是要人往來，標金漲落等等，而是和人民大衆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一切東西。

從這裏，我們可以想像出未來的生活日報的一個輪廓。一百二十層樓上面的生活日報編輯部，每天由飛機送來各地工廠通信員，學校通信員，農場通信員的專訪通信。屋頂的短波無線電台每天收得幾千萬封的國際特約電信。這些通信和

電訊，報告了一日中全世界各地的生活活動。比方阿爾泰山的國營金鑛，昨天生產多少純金，揚子江上游的大水力電廠，生產二萬華特的電力，都可以從每天的報紙上看到。國際新聞絕對不是由外國通訊社包辦，而是由報館直接組織了全世界的通信網。在南美或非洲無論那一個角落發生的事件，十五分鐘以後，就可以在生活日報上找到詳細的正確的報告。

那時的社評，當然不會是主張抗日救亡之類（因為這問題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討論由空氣中吸收淡氣應該如何增加生產，或者香港冬令工人休養地應該如何改良設備等等。

我們不希望銷路十分大，每天大約是印五百萬份，換句話說，平均每一百個中國人，有份生活日報。

報紙上面所用的文字，當然不會是目前那種方塊字，把排字工友們忙得頭昏眼花，而是另一種大衆化的文字，並且是用機器排字的。

那時的生活日報，也不會只在一個地方出版，至少同時在十個地方出版，就是南京，北平，瀋陽，庫倫，迪化，拉薩，廣州，新嘉坡，漢城和盤谷。有幾個地方出版的報紙，也許是用蒙古文，西藏文，朝鮮文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字。

只有在新中國才能有理想的生活日報。

說了這許多，讀者們一定要以為我是在說夢話。其實不然。我這些理想固然是一張遠期支票，但並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到了一個時期，是可以十足兌現的。什麼時期兌現呢？那一定要在新中國出現的時候。

諸位都明白，一切生物都不能離開環境而生存。在沙漠上面不能長出美麗的花，沒有滋養的食品和溫暖的衣服，也不能把孩子養育成健全的人。報紙一刻不能和社會環境脫離。所以理想的生活日報，一定是產生在一個理想的環境——就是新中國。

要使報紙成爲真正大衆的集體作品，那首先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中國人

百分之百都能寫作，但是現在中國人識字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換句話說，能夠用文字投稿的，只是小衆，而不是大衆。要使生活日報成爲大衆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更必須使報上不有至『××』『□□』才好，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在現在就辦不到。要使生活日報，成爲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目前也只能做到極小的一部分。因爲大部分的人民，不但不能看報，而且也沒錢買報，沒有工夫看報。

假如真有一天，每個中國人都能看讀寫作。而且都有錢定一份生活日報，甚至報紙上沒有『××』『□□』之類，那時的中國就變成新中國了。

新中國的輪廓也不難想像出來：大家都有飯吃，大家都有工做。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個個都有目前大學生智識程度。中國只有國慶，却沒有什麼國恥。中國地圖上更不會缺着一隻角。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獨立自由繁榮的中國！

雖然我們的國家現在是在風雨飄搖中，雖然我們中國的人民大衆，目前都生活在肌餓線上，但假如你是一個愛中國的中國人，你決不會相信中國沒有廣大的

前途。獨立自由繁榮的新中國，必然有一天出現，這不僅是我們的希望，而且也是我們的信念。

新中國既然會有出現的可能，那麼理想的生活日報必然有一天產生，自然更沒有疑問了。但是新中國並不是等着就會到來的。這要倚靠我們全國大眾共同努力創造。而在這創造工作中，生活日報更有它自身的重要任務。所以生活日報斷不能等待着，到了新中國建立以後才出版。只有在目前創辦了生活日報，和大家共同努力創造新中國，等到新中國建立以後，才有理想的生活日報的出現。

何況目前我們還談不到創造新中國。我們要先救亡。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自然更不能等待，因此在國難嚴重中，我們趕忙創辦了生活日報，想要盡我們的一點力量，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喚起民衆來共同奮鬥，把危殆萬分的國家搶救過來。因爲在這樣危迫的時候，急急忙忙地把生活日報辦起來，我們在事實上來不及有什麼充分的準備，所以在種種方面都有着很大的缺憾。第一

件是印刷的困難。排的格式往往不能照我們的意思做。錯字改了，第二天翻開報紙一看，它仍然站在那裏不動！有一次發現『社論』在報上翻了一個大筋斗，在看大樣的時候明明看見它規規矩矩的，不知它究在什麼時候發了昏！這都是我們在印刷方面沒有充分準備的毛病，對讀者只有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外在內容方面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離開我們所注重的系統化研究化的理想很遠很遠。我們已經說過，理想的生活日報只有在理想的環境中才辦得到，現在只是救急的時候，能早一日出版，便得早一日對於救亡的運動多盡一些推動的力量，所以我們也顧不得許多，把這個報辦起來再說，雖則開始就知道有不少客觀的困難。

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

但是無論如何，這艱苦中產生的孩子已在襁褓中了。我們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呢？這孩子不是什麼軍閥官僚豪紳的後嗣，他的爸爸媽媽是中國的大衆，所以他的長大健全，全靠大衆的贊助指導。同時我們做保姆的人要不負這孩

子的爸爸媽媽的委托，想法克服種種的困難，使他能得到好好的滋養，好好地長成起來。他有什麼缺點，我們要盡可能的範圍去改善他。

當然，這個孩子能長成什麼樣的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現實的環境。所以他的生命的欣欣向榮，是要隨着新中國生命逐漸實現而俱來的。這裏面誠然有着互相影響的關係。這孩子的努力可在創造新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盡他所應盡的任務，同時歷史鉅輪的前進也影響到他的生長欣榮。

新中國的創造過程，必然地要經過很艱苦的努力奮鬥，不僅是少數人所參加的努力奮鬥，需要大多數的民衆共同團結起來的努力奮鬥。生活日報既是大衆的孩子，他的生命前途又是和新中國的創造相依爲命的，他所要經過的艱苦奮鬥的過程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我們準備着與困難相見，我們當排除困難向前邁進，同時希望讀者諸君多多給我們以改善的南針，我們當以極誠懇的態度考慮諸君的賜教。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新中國早日實現！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生活日報早日實現！

生活日報的創辦經過和發展計劃

我和許多新聞界的朋友們所久經夢想的生活日報，居然於本年六月七日在香港呱呱墮地了。本報出世到今天，還不滿兩個月。現在我們因為要把日報遷移上海，擴大範圍，增加股額，登記出版，所以不得不暫時和讀者小別。本報發起創辦，已有四五年的歷史，雖然一切計劃，都完全公開，但是還有許多讀者和各界人士，不明瞭本報創辦的動機，發行的經過，資金的來源，經營的現況。因此趁着在香港發行本報的最後一天，特地把我和朋友們辦報的經過和歷年所經過的困難波折，今後發展的計劃，從頭敘述一番。此外並把生活日報社股份兩合公司章程，附載於後，以供一切愛護本報的朋友們的閱覽。

我是生活日報的最初發起人。我的職業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在民國十五年至

二十二年間，在上海編輯生活週刊，頗得國內外讀者的嘉許，在七年中間，銷數從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萬份。我生平並無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資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報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爲大眾所愛讀，爲大眾作喉舌的刊物。單是辦好一種週刊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到了九一八以後，國難日益深重，我們做新聞記者的，不在這時候，發表正確言論和新聞以喚醒國人，共起救亡禦侮，還更待何時？因此我在那時對於創辦日報的期望，非常迫切。當時有幾位新聞界的朋友，也都贊成我的提議，而且都表示願意拋棄一切，用全力共同創辦日報。於是經詳細討論後，於民國二十一年春間，正在一二八戰爭的砲火中，我們就在上海發表了創辦生活日報的計劃，登報公開招募股款。我是一個窮小子，當時由生活週刊社出資二千元，擔任無限責任股東，而以我爲無限責任股東的代表。招股的廣告發出以後，承全國讀者熱心贊助，踴躍投資。不到半年工夫，居然收足十五萬元的股款。依照當

時招股章程，本來可以立即開辦。但是不幸得很，我們一方面正在定購機器，計劃辦報，另一方面，生活週刊却因文字不妥，經政府命令禁止郵遞，雖經再三向當局解釋，仍不能達到解禁的目的。生活週刊社是生活日報社的無限責任股東，對於日報一切事務，負完全責任。週刊既遭郵禁，日報呈請登記，自然更不易得到當局的准許。因此生活日報雖然已經收足股款，定就機器，却不得不宣佈停止創辦，已收的股款一概照數發還，並附加應得的利息。已定的印刷機器，也只好退貨，一切損失，都由無限責任股東擔任。這是我和朋友們創辦生活日報所經過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次創辦生活日報失敗以後，不久，我就向友人借款出洋求學。在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經濟及新聞事業，歷時兩年。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國到了上海，登岸後立即到漕河涇江蘇第二監獄，去探望好友杜重遠先生，杜先生是因爲發行新生週刊，經上海日本總領事要求懲辦，被法庭判決監禁的。我因爲杜

先生入獄，新生週刊停刊，國內却不能不有替大衆說話的刊物，因此又在上海創辦大衆生活週刊，企圖對於促進民族解放，提高大衆文化，盡一臂之力。誰知這大衆生活又是一個短命的刊物，於出滿第十六期後，就遇到和生活週刊，新生週刊一樣的結局，當時我在大衆生活最後一期登載啟事，中間曾說：『我個人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個分子所應負起的責任。我決不消極，決不拋棄責任，雖千磨萬折，歷盡艱辛，還是要盡我的心力，和全國大衆，向着抗敵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

因此大衆生活雖然停刊了，我和朋友們仍舊想從新聞事業上面，努力奮鬥，以期貫徹抗敵救亡的大目標。又經友人相告，在香港創辦日報，可以得到香港政府的准許，此外又有其他種種便利。於是我的數年前的希望復活，想在華南試辦生活日報。我於本年四月間一面登報招股，一面親自跑到香港籌備一切。承蒙華南許多朋友們的幫忙，國內外同情本報人士的愛護，到了六月七日，生活日報居

然在南國的一個海島上出世了。本報出版以後，各方面紛紛來函加以指導和贊助。銷數雖然不算十分多，但創辦不到兩個月，也已經可以和華南第一流的大報比擬。尤其是本報站在救亡陣線的立場，鼓吹抗敵救國，爲全國人民大眾所一致嘉許。這證明我們幾月來的埋頭苦幹，並不算是白費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香港辦報，却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香港地理位置偏於南部，新聞採訪，和報紙推廣發行，有種種不便。由香港到中國北部中部，寄遞報紙，不但時間遲緩，而且船期並無一定。在香港出版的報紙，有時要相隔七八天，方寄到上海。在內地讀者不易看到本報，更不必說了。因此本報在香港創刊以後，屢次接到各地讀者來信，都要求本報遷移上海出版。因爲上海是中國新聞事業的中心，非在上海出版，不能和全國相呼應。此外，根據這兩月的辦報經驗，覺得要辦好一個理想的報紙，非有大規模的物質設備不可。因此就不得不招募巨額資本。我們以前預算的資本總額十萬元是斷然不夠的。根據這些經驗和

讀者的要求，我們重新加以考慮，方纔決定將本報遷移上海，擴充範圍，增加資本總額爲二百萬元，一面進行募股，一面呈請登記，籌備出版。但本報創辦不久，內部工作人員不夠。要在上海籌備大規模的日報，則在香港編輯發行，必難以兼顧。因此我們乃決定從八月一日起停止在香港發行，等在上海籌備好了以後，繼續出版。在籌備時期內，原有的星期增刊，改爲生活日報週刊，仍暫在香港發行。這是我和朋友們創辦生活日報的第二個階段。

今天以後，我們要從第二個階段走入第三個階段。在這第三個階段內，我們相信我們原定的計劃，也許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具體實現。至少在上海創辦生活日報，編輯內容一定可以大加改善。新聞採訪，印刷技術，以及發行推銷上許多困難，可以完全克服。不過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要達到這最後近於理想的階段，這中間自然還必須經過無數難關。例如呈請內政部及中央黨部登記，是否能夠得到准許，我們現在不知道。不過我已經說過：『雖千磨萬折，歷盡艱

辛，還是要盡我心力，和全國大眾，向着抗敵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我們本着這樣的精神，是不會不得到最後勝利的。就是關於本報在上海出版登記這件事，只要當局明瞭，我們是完全站在人民大眾立場說話的，我想最後我們也一定得到政府的出版准許。

至於本報移到上海以後，如何改良內容，如何推廣銷數，以及一切發展計劃，現正在研究中，將來當在生活日報週刊上隨時發表。現在不妨摘要奉告一切同情本報的讀者。

第一，我們希望生活日報成爲真正『人民的報紙』。所謂『人民的報紙』。當然不是倚靠大老板出錢的報紙，也不是有黨派背景的報紙。我們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什麼叫民治？言論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乃至我們日報的資金來源，會計收支，內部組織，推廣方式，也必須做到絕對的民治。我們日報的股東姓名和認股數目要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股東自己不

願披露真姓名的，作爲例外）。我們日報每天的印數銷數，也要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什麼叫民有？我們要設法使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做生活日報的股東。我們希望四萬五千萬同胞都把生活日報看作大家的公物。希望投資本報的人要非常廣泛，甚至只出得起一個銅子，或一角錢的，也可以投資。關於大衆的投資，我們已想好一個適當的辦法，等我們詳細的計劃好後，再行披露。什麼叫民享？就是生活日報要使大多數的人民，都能夠享用。因此本報的售價，要定得非常低廉，儘可能使一切識字的同胞都可以定閱一份。本報的內容要完全適合大衆的需要，而不是專供少數人的鑑賞。

第二，本報的言論，必須反應全國各界人士的要求和意見，而不是站在一黨一派的立場來說話。本報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但是不能一步離開抗敵救亡的大目標。至於本報的新聞，在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內當力求迅速而正確。此外本報主要任務之一，是提高大衆文化。所以本報以後要竭力注意學術版

（就是一般所謂『附刊』或『報屁股』），儘量設法介紹各種新思想新知識，以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

第三，本報的文字要力求大眾化，要儘可能用口語文來寫論文和新聞。現在完全用口頭文的報紙還沒有，我們要來首先作一個榜樣。我們要注意最落後的大眾。使一切初識字半通文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能看懂生活日報，才算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第四，本報的形式，却不主張摹做大報紙，而主張用中型紙或小型紙，這樣不僅攜帶，裝訂，保存，檢閱，都非常便利，而且可以節省紙張的耗費（我們應該知道現在我國還不能供給我們所需要的報紙，一切印報的紙，都是舶來品啊！）減低報紙的售價，節省讀報的時間。此外編製方面，打算力求統一化，系統化，以避免凌亂蕪雜的毛病。

第五，在廣告的登載及選擇上，生活日報也要顯出它的特色。報紙上面登載

廣告，不應該專爲了報紙的營業收入，而應該同時顧到多數讀者的利益。有些廣告是含有欺騙性質的，有些廣告提倡迷信，或傷風敗俗，報紙爲了廣告費的收入，加以登載，在法律和道德上，都要負重大責任。本報既然是代表民衆利益的報紙，所以對於廣告的刊登，要有他嚴格限制。凡是騙人害人的廣告，一概拒絕不登。換句話說，本報對於所登載的廣告，也和言論新聞一樣，是要向讀者負責的。

第六，我們要使生活日報，成爲全國銷行的報紙，使中國人所到的地方，不論窮鄉僻壤，天邊海角，都看得到生活日報。中國是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大國。但是中國出版的日報，銷數最多的，也還不過十餘萬，還比不上歐美日本的地方報紙。這也是中國的國恥。我們只希望有一百個中國人，看一份生活日報，那也就得有四五百萬份的銷數，誠然，因爲中國人民大衆，教育不普及，購買力極低的緣故，許多人不能看報紙，許多人能看報紙，而買不起報紙。但是生活日

報却要竭力衝破這些難關，而深入到最廣大的羣衆。

最後本報的目的和任務，在於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衆文化，而在現階段內，尤當以全力促成全國團結抗敵救亡的實現。無論遇何種困難，受何種壓迫，本報此種的目的和任務，決不有所變更。現在特在這裏重行申明。

不過我和朋友們斷不妄想極短時期內，做到上面這些辦報的計劃。因爲在目前的中國，辦一個好日報，有許多客觀上不易克服的困難，我們只有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做去，做到一分算一分，不消極，不灰心，最後總有一天會達到我們的大目標。而且說到最後，一個大報紙，斷不是少數人所能辦得成。一個真正『人民的報紙』，尤其需要人民大衆合力來幫助。只要人民大衆，都贊成本報的主張，同情本報的態度，以集體的力量扶持本報，任何客觀上的困難，沒有不能克服的。因此對於一切本報的愛讀者，對於一切同情本報的人士，對於一切希望中國有一個理想報紙的人士，以及對於一切愛國的同胞們，我提出下面的請求。

(一)把生活日報當作大家的公物看待，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來扶持它。

(二)有錢的踴躍投資，沒有錢的出一塊錢，一角錢，一個銅子，或者不出錢都可以。關於入股的詳細辦法，我們以後再發表。

(三)聯絡各地的讀者和同情者。傳播本報的目的任務和言論主張。

(四)識字的同胞們，儘經濟可能購閱本報，並且把本報的內容，講解給不識字的同胞們聽。

(五)隨時賜給本報以批評指導。

此外關於本報的一切消息和發展計劃，隨時在生活日報週刊上發表，請大家注意。

敬祝本報的讀者和朋友們爲民族解放前途共同奮鬥！

雜

感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總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一個人所承認的理論和他的行為之間有必然的關係。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實踐不會和他的理論發生矛盾，却是說倘若這兩面有了矛盾，必有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最簡明的例子是說謊。倘若我說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實際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論和行動之間顯然便發生了矛盾。但是爲什麼有這樣的矛盾？這裏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却是和他的實踐有着密切關係的，不是理論的。任何有意的說謊，總有一個爲什麼要這樣說謊的實際的理由。有的時候，說謊是出於無意的，說出的話不但欺騙了別人，同時也欺騙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

『自欺』當然不是出於有意或心裏知道，却是由於不知不覺中受着自己成見的影響

響。受着潛伏着真正的動機所影響。這種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他們所本來討厭的人，評判得特別苛刻。他們自己以為在說老實話，而在旁觀者清的我們，却知道他們的偏見是受着他們對於這個人的厭惡心理所影響，而他們的這個厭惡心理却是有着實際的理由，不是理論的。所以理論和實踐的聯繫並不是說理論和實踐總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說這兩面有着必然的關係；倘若這兩方面發生矛盾的時候，必然都有着實際的理由。換句話說，理論常為實踐所決定。

這樣看來，一個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認的所信仰的東西，未見得就是真正信仰的東西，甚至有許多人自己還莫名其妙，不覺得自己是在欺騙自己！但是遇着這樣的情形，我們怎樣能判斷這個人究竟真正信仰什麼呢？我們不能根據他所說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須觀察他在行動上所表現的是什麼。我們如看見任何人的行動和他所自認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斷他並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認的原則。你如

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麼，你必須研究他的行動上的表現，不能僅僅靠研究他說些什麼或想些什麼。

這個原則似乎是很簡單明瞭，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如把這個基本原則應用於實際，便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們對於任何政黨，或任何集團，或任何個人，不能僅看了他們嘴巴上所承認的黨綱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確的，必須堅持地把他們所自認的理論和他們在行動上的表現比較比較。你如果要知道一個政黨究竟代表了什麼，你必須很不怕麻煩地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究竟是什麼。例如有自命什麼主義的政黨，我們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不但不能實現它所標榜的主義，而且是反而要阻礙這個主義的成功，那末我們便可斷言這個政黨不是這樣主義的政黨。不但如此，我們發現理論實踐不符的時候，還要研究這裏面所潛伏着的實際的理由。你並且可以發現這個實際的理由總是含着有欺騙的作用，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自覺的，或是出於無意的，不自覺的。因為決定這個

政黨的行動是有它的真正的動機，不是該黨所承認的動機，無論這真正的動機是
否主持該黨者所自覺，但是對於一般人是具有欺騙的作用却是一樣的。行動既然
決定理論，我們要信任任何政黨，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他們說要做什麼，或想要
做什麼，却是在實際上他們做什麼。不但我們對於任何政黨要這樣，對於任何集
團或個人的觀察，都應注意這基本的原則。

實踐決定理論，真正的理論也有着領導行動的功用。所謂真正的動機，跟僅
在表面上標榜着而實際上和實踐不符的理論或動機不同，是指真有領導實際行動
的理論或動機，雖則在行動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覺，有的是不自覺的。倘若一個人
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動機所在，那末他的行動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動有着很大的危
險性，因為理論是實踐的眼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論來做行動的基礎，
同時要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從現實做出發點

『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真理。其實我們如仔細思量一番，便知道這句話有着語病，因爲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爲理想是可以超越實現而憑空虛構的，不想到自古以來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現實的社會背景，都是事實之母，而不是憑空產生的。由事實產生的理想，再由這理想而影響到後來的現實，這誠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由這樣的觀點看去，說『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原也講得通，但是還不可忘却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便是要在現實上運用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必須顧到當前的客觀的事實，不是能夠拋開你當前的現實而可以立刻或很順利地實現你的理想。

哲學家的重要任務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僅僅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人類是能夠改造歷史的。所以我們要推動歷史鉅輪的前進，不可屈服於現實，必須負起改造現實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不能拋開現實而不顧，這是很顯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須根據這所屋子的種種實際的情形設計，無論如何是不能拋開這所屋子而不顧的。

我們倘若能常常牢記着我們是要從現實做出發點，便不致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爲艱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們閉攏眼睛靜思我們理想中的中國，儘管是怎樣的自由平等，愉快安樂，但是你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的中國做出發點；現實的中國不能這樣完全的，是有着許多可悲可痛的事實，是有着許多可恥可憤的事實，我們既明知現實的中國有着這種種的當前事實，又明知要改造中國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便須準備和這種種事實相見，便須準備和種種事實鬥爭，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

的；從事實做出發點的鬥爭，決不是沒有阻礙的，有阻礙便必然地有困難，解決困難也必然要經過艱苦的歷程，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實中國如果是已像我們理想中的那樣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們來改造；改造時如沒有阻礙，沒有困難，那也用不着我們來鬥爭。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國，要排除阻礙，解決困難；一方面却因中國的糟而苦悶，悲觀，怕見阻礙，怕遇困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矛盾所給與你的痛苦，是因為未曾注意要從現實做出發點！如果我們注意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我們既不能像孫行者的搖身一變，脫離這個現實的世界，翻個筋斗到天空裏去，那末我們只有向前幹的一個態度，只有排除萬難向前奮鬥的一個態度。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現實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許多不滿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許多事實令人痛心疾首的，我們既不能逃避現實，就不能逃避這種種，就只有設法來對付這種種；一個人或少數人來對付不夠，就只有設法造成集體的力量來對付。

現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奮鬥，但同時却有許多逃不出苦悶的圈子。苦悶是要消磨志氣的（雖則在某一場合也可以推動奮鬥），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必然地要從現實做出發點。

（七月五日）

地 位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閱許多讀者好友的來信。有許多信令我興奮，有許多信令我感泣，有許多信令我悲痛，有許多來信令我髮指。

最近有一位讀者給我的信，劈頭就說：『你是沒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奮鬥，這是我所以特別敬重你的緣故。』下面他接着下去討論些別的事情。

我凝望着劈頭這三句話，靜思了好些時候。我當然很感謝他的好意，把『肯奮鬥』的話來勉勵我，雖則我自己是十分慚愧，對社會並未曾『奮鬥』出什麼好的貢獻。也認為一個人肯奮鬥，是因為他沒有固定的地位。這一點却很引起我的研究興味。什麼是『固定的地位』，這位讀者並未加上什麼解釋。猜度他的意思，也許是指穩定的地位。例如失業的人，他的地位便不穩定。失了業的人，或

是所有的職業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職業，或得到穩定的職業，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應該的事情。但得到職業或職業穩定以後，未必就不肯奮鬥。所以我轉念又覺得這位讀者所指的『地位』是會有使人墮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進的效用。例如做了資本家，做了大官僚之類的東西。倘若這個猜度是對的，那末所謂『奮鬥』也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因為未得到這樣的地位，所以要奮鬥去得到；一種是因為沒有這種地位使一個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較有貢獻於社會的方面奮鬥。前一種的奮鬥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讀者所指的是後一種的奮鬥：即不是為着自己的地位幹，是為着社會的或大眾的福利幹。

倘若我們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個人的地位原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尤其要撇開個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協力於增高國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國外遊歷的人們，對於這一點應該有更深刻的感觸。無論你

怎樣神氣活現，無論你在國內是有着怎樣高的地位，他們看去都是中國人——本來都是中國人——他們若看不起中國，任何中國人當然也都不在他們眼裏。華僑的愛國心比較熱烈，這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只要想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怎樣，個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計較了。

當然，我們所努力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增高並不是要步武侵略國的行爲，並不是羨慕侵略國的國際地位。我們要首先努力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華民國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當前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是什麼，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每個人心坎中所明白的；當前什麼是我們民族解放的大障礙物，什麼是我們國家自由平等的劊子手，是我們的中國人的每個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說得實在些，中國在國際上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了地位！你看見那一個獨立的國家可以坐視敵人的鐵騎橫行，宰割如意，像現在的中國嗎？你在各國報章雜誌上看到批評中國的文字，總可以看到『中國』這個名詞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國家相提並論的。我們看着

當然是要氣憤的。在這種時候，誰的心目中都只有「中國」這個觀念，都只有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怎樣的念頭，至於個人的地位怎樣，是拋諸九霄雲外的了，但是徒然氣憤沒有用，我們現在必須集中火力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的殘酷的侵略；這是當前唯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們全國萬衆一心，勇往奔赴的。只須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後，什麼其他的問題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時我們的憲法裏也儘可以訂有：『中國對於因保護勞動者利益，或因他們的科學活動，或因爭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國公民，都予以庇護權。』

這是我們的民族國家未來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們用熱血作代價去換來的，是要我們肩膀緊接着肩膀，對準着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作殊死戰去獲得的。

讓我們拋開各個人的地位，共同起來爭取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七月五日)

苦悶與認識

在現在的中國裏，除漢奸賣國賊外，大概都不免在苦悶的氣氛中。尤其是熱情橫溢的青年，他們特富於敏銳的感覺，純潔的心情，每日展開報紙所看到的記載，盡是民族的敵人橫行無忌，激進侵略的事實，悲憤的情緒，實有難於抑制之苦。想不幹吧，做了中國人，逃不出中國的現實；你有眼睛，所看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你有耳朵，所聽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要幹吧，又苦於滿地荆棘，不知道從何着手。這樣處於不幹不是幹又不得的苦境，當然要感到難於擺脫的苦悶。這種苦悶已普遍於一般人，尤以青年們爲尤甚。

極端苦悶的結果，大概不外兩途：一是由苦悶而更努力於尋覓出路，終於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頹廢，自暴自棄。當然，這裏所謂尋覓出路，指的不是個人

的出路，一則在現狀下，整個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實在無法覓得出路，二則看到整個民族到了這樣慘痛的境地，個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於怎樣使整個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談到這裏，便要牽連到認識的問題。認識不正確，不清楚，還是要鑽到苦悶的牛角尖裏去。爲什麼？因爲一個民族的出路，在時間上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達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數人所能單獨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個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個燈塔，知道向什麼方向幹去。在你幹的歷程中，還不知要經過多少的艱苦困難，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煩！你倘若經不起這樣的艱苦困難，經不起這樣的磨折麻煩，你根本就未曾認識這是在幹的歷程中必有的階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要先要弄清楚的第一點。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衆來參加共同奮鬥，不是可以像『英雄主義』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數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們的工

作要注意於說服多數人，推動多數人來參加我們的陣線；這需要很忍耐的，很堅毅的，很不怕煩的實際工作。倘若你未認識這是在幹的歷程中必有的階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點。最後，有些人希望在一種現成的理想的環境中幹自己所要做的救國工作，以為非捨去原有的職業是無可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悶上加上苦悶！其實這也是由於認識的錯誤。救國的工作是由各種各樣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應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從現實做出發點去幹的。倘若希望有個現成的理想的環境，那是只有到烏托邦去，那只有始終在苦悶的氣氛中翻筋斗，交臂失去了許多可以幹的機會，這是多麼可惜的啊。

（六月十四日）

工作的意義

個個人有工作的義務，也有工作的權利。我們不應在社會裏做寄生蟲，而且一方面有自維生計的必要，一方面對於社會有各盡所能以作相當貢獻的必要，所以我們無論爲己爲社會都有工作的義務。但是這種義務，同時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所以有些國家的憲法就把人民應得工作列入國家應爲人民保障的權利。尤其是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面，因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往往一個人的失業，並非因爲他的懶惰，或是不負責，或是能力不夠，却是爲着社會的經濟恐慌，使他不得不失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就可以對國家或社會提出工作的要求，因爲這是他所應有的權利。我們常常看到或聽到各國失業工人的遊行示威，或失業者舉行的什麼『飢餓隊』，弄得當局手忙腳亂，想出種種方法來抵塞，也就是失業者羣的

要求恢復工作的權利。

工作的效用，一方面靠着維持自己的生計，一方面藉着對社會有多少貢獻，就一般說來，這可以說是工作的意義。中國的傳統學說，向來很不喜歡言利，所以常把維持生計的一點攔開不提，只提起認為冠冕堂皇的「社會服務」。其實做工要吃飯，原是當然的事情，用不着表示羞愧。不過「社會服務」，也佔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無疑的。固然，「社會服務」，這個名詞，已被濫用得厲害，在許多地方已失却了它的原義。剝削壓迫者也往往利用這個冠冕堂皇的名詞來欺騙被剝削被壓迫者，所以在今日所謂「社會服務」的價值，有許多地方是需要重估的。

以上還是就一般的尋常的情形說。現在是中國的一個特殊時代，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最迫切的一個時代。工作在這樣的時代裏自然也增加着特殊的意義。這意義便是：我們必須盡量使我們的工作對於民族的解放運動有着多少的貢獻。對

於這方面的貢獻越大，越有意義。

但是這裏却很容易引起一種誤會，以爲救國既是大事，好像人人都應該拋棄他的原有的事業去幹『大事』，換句話說，他便把原有的事看作小事，原來肯負責任的，現在不肯負責了；原來感到興味的，現在不感到有興味了。當然，我們如能在一個整個救國計劃下做一部分所能勝任的工作，這是最有意義的。不過在這樣的整個局面未到以前，我們却不是無事可做，而且在許多場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職務，直接或間接對救國運動有所貢獻。事無論大小，只有能盡着自己所有的力量，使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有着多少的幫助，在這個人便是有了最大的貢獻，他的工作，便是有着深切的意義了。

以上僅就個人方面說，倘能有機會參加集團的工作，那工作當然更可以有較重要的意義。可是這種機會却不是可以坐待的，也還是要靠你自己先有努力的表現，然後聲應氣求，不怕沒有集團的工作可以參加。

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沒有大小的分別？就一般的觀念說，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別。我們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尋常人做小事。這種觀念裏面，也許含有個人的虛榮心的成分，雖則沒有人肯這樣坦白地承認。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滿意於做小事，不一定出於個人的虛榮心，也許是出於很好的動機，希望由此對於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依他看起來，大事的貢獻較大，小事的貢獻較小，因為要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所以不願做小事，只想做大事。這個動機當然是很可嘉的。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人人都有較大的貢獻，於是對於能夠有較大貢獻於社會的人們，特別歡迎。

不過什麼樣的事可算做大？什麼樣的事只能算小？什麼樣的貢獻可算做大？

什麼樣的貢獻只能算小？這却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易有一致的見解。我們如在軍界做事，就一般人看來，也許要覺得做大將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覺得做丟盡了臉的不抵抗的大將，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敵人今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刺一槍，而不能盡一點軍人衛國的天職，做這樣的不要臉的大將，實在遠不如做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的一個小卒。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小卒的工作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反而大，一個大將的貢獻不但是小，而且等於零！

也許你要駁我，說對民族敵人不抵抗的不要臉的大將，當然是太不要臉，對國家民族不能有什麼的貢獻，這誠然是不錯，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敵衛國的大將，那便有了較大的貢獻了。這樣看來，大將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將的貢獻仍然是比小卒的貢獻大。

我承認這話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個軍隊要能作戰，倘若全

軍隊都是大將，人人都做指揮官，這戰事是無法進行的；反過來說，倘若全軍隊都是小卒，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人指揮或領導，那末這戰事也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在抗敵衛國的大目標下，大將和小卒在與敵作戰的軍隊裏雖各有其機能，但是同有貢獻於國家民族是一樣的，在本質上，工作的大與小，貢獻的大與小，原來就沒有什麼分別的。硬看作工作有大小，貢獻有大小，這只是流俗的看法罷了。

宜於做大將的材料，我們贊成他做大將；宜於做小卒的材料，我們也贊成他做小卒；從本質上看來都沒有什麼大小高低之分，我們所要問的只是他們爲着什麼做。

(六月十八日)

寫幾百個有意義的信封

前幾天我和諸位談過工作的意義。我以為工作的有無意義和工作的大小沒有什麼關係。有意義的小事比無意義的大事實在有價值得多，我們做起來也感覺到特別有趣味得多。

關於這一點，我想起在美國遊歷時候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和一位美國朋友一同遊歷到了美國中西部的密尼愛普利斯，我們因為要觀察並調查美國的農民對於生活改善的奮鬥情形，有人介紹到一個農民的集團組織去。這集團組織是美國全國農民最前進的一個機關。我們兩個人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很欣幸地遇到另外兩個相識的美國青年朋友。他們也是來遊歷的，也是要到該處調查農民鬥爭的情形。我們相見之後，當然握手言歡，很暢快地痛談了一番。他們是比我們兩位前

三四天到的，原來是打算早一日動身到別處去，但是因為這個農民組織的機關正在籌備召集農民大會，需要寫幾千個信封，備作發通告之用。這種前進的機關往往因經費有限，事多人少，這幾千個信封是需要託許多人來盡義務幫寫的。他們兩個人已幫忙了兩天。寫信封是一件很尋常而機械的工作，但是我看他們的樣子，簡直對於這種毫無酬報的工作感到很深切的興味。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前進組織裏的人都是披肝瀝膽替美國的革新運動努力的，幫助他們多做一分工作，就是替美國的革新運動多盡了一些力。這很小的事情裏面實在含有很大的意義。但這兩個美國青年朋友給我以很深的『因士披里純』(Inspiration)，我在美國遊歷各地就遇見不少這樣熱誠於革新運動工作的青年朋友。我陶醉於他們的令人永不能忘的真誠友誼之外，還敬佩他們對於工作——無論怎樣微細的工作——對於革新運動有意義的，都興會淋漓地幹去。

且說我和我的美國旅伴到了該處之後，看見他們還有許多未寫的信封待人幫

忙。我們都自動地答應多耽擱一天，替他們寫一些。我長時間坐下來專門寫信封，倒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我寫的時候並不覺得這種機械工作的乏味，不但不感覺得乏味，而且覺得有着很濃厚的興味，尤其是在我們已和那機關的幾個辦事人詳細談論了關於美國農民的革新運動的種種令人讚歎欽佩的英勇事實，而且這運動就是在該機關領導之下邁進的。我和我的旅伴很辛苦地手不停揮地寫了一天的信封，不但毫無酬報，而且中飯晚飯都是自己挖腰包的。但是我們倆都興味淋漓地幹着，都不知疲乏地很勤慎地幹着。幹完之後，我們倆相視而笑，彼此好像暗中會意，我們是很高興地幹了一件有價值的工作。

（六月廿一日）

送胡適博士赴美

五四運動的文化界領袖之一的胡適博士，最近南下，在上海候輪放洋，將以中國首席代表的資格，去美國出席太平洋學會。據說此外胡適博士要在美國講學，而且順道游歷歐洲各國。這是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

胡適博士最近的政治主張，有許多地方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不僅是我們，凡是熱血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會願意跟隨胡適博士，退到勘察加去，而且胡適博士一面主張把東北四省送給外人，一面又主張中央下令討伐西南，薄於己而厚於人，也未免過火了些。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胡適博士是十餘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至少我們相信胡適博士是國內代表實驗主義思潮的著名學者。

因為是實驗主義學者的緣故，胡適博士有一個特長，就是發見客觀事實證明了

主觀認識的錯誤的時候，他馬上可以糾正過來。例如以前胡適博士主張放棄東北，保全華北。但到了去年日本繼續進攻華北的時候，胡博士就再三當衆認錯。這種勇於改過的精神，不僅表現了實驗主義的精神，而且是我們青年人所應奉爲模範的。

現在胡適博士快要去美國了。胡博士是崇拜美國的。這次舊地重遊，我們推想胡博士一定能夠用實驗主義的精神，觀察許多新的事實，甚至因此根本改變一向的觀點，也未可知。因爲近幾年中，失業危機的增加，復興計劃的失敗，使美國社會走入一個新趨向，使新大陸思想界發現一個新天地。撫今思昔，這對於實驗主義的胡博士，一定會引起很大的感觸。此外，今年太平洋學會開會時，蘇聯代表第一次出席會議，而且把五年計劃的成績列入議程。胡博士似乎不妨順便詢問一下：蘇聯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是否由於逃避到勘察加的結果，還是由於蘇聯人民大眾努力奮鬥的成果。我想蘇聯代表一定會給予胡博士以正確的答覆。

以上不過是隨便說說。最後我們鄭重希望胡博士這次赴美，擔負一個重大的使命，就是向美國人士宣傳太平洋安全的重要，遠東和平的危機和中國被侵略的事實。因為我們認為中美蘇三大傾向和平的國家，是目前太平洋的真正的安定力。這三大國要是一旦攜手合作，共同防止侵略，不但世界和平有望，中國民族獨立自由也有了保障。

胡適博士是中國文化界領袖，而且也是美國人所崇拜的著名中國學者。所以胡博士要是以國民外交代表的資格，向美國朝野游說宣傳，並且在太平洋學會公開提出討論，對於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一定有極大的效果。太平洋集體安全有了辦法，垂危的中國也就不至束手無策。至少這一條路線，總要比勘察加路線更光明的多。

因此，我們竭誠盼禱胡適博士為民族前途努力奮鬥；將來遠游歸來，不要使我們失望！祝胡適博士健康！

（七月十三日）

國聯的又一幕悲喜劇

國聯大會於六月三十日在日內瓦舉行，阿皇塞拉西發表沉痛激昂的演辭，各國輿論多認為是國聯有史以來最動人的一幕。阿皇的態度沉靜而尊嚴，言詞堅決而悲壯，歷時五十分鐘才完。侵略國的意大利不是口口聲聲以在阿國「宣揚文明」自豪嗎？阿皇在這演辭裏却揭發了意大利利用毒瓦斯和他種延燒性的液體，屠殺成千累萬無辜阿民的最殘酷的最野蠻的行爲。全場人士靜聽他的演詞，都受到很深的感動。

據路透社日內瓦電訊所述，當國聯大會開會時，意國的總領事原在外交官廂廊中旁聽，一到阿皇開始演講時，他就立刻溜之大吉。宣揚文明應該是一件很榮譽的事情，何必這樣心虛呢？可見用毒瓦斯殘殺無辜人類究竟和宣揚文明是兩件

事，雖在外交的文件上儘管硬着頭皮吹着，在大庭廣衆之前究竟不免有些汗顏無地吧！

意國的總領事知道『宣揚文明』的可恥，早溜之大吉。却有許多意國的新聞記者因『宣揚文明』而老羞成怒，在新聞記者廂裏故意叫囂噪鬧，作口笛的喧鬧聲，並對阿皇加以辱罵，叫他做『小黑奴』，被警察到場拘捕，會場中人有許多鼓掌歡呼，慶幸這些新聞界的敗類得到法律的制裁。尤其可笑的是大會裏有一個招待員是在歐洲得過輕拳錦標的運動健將，膂力過人，當搗亂會場的意國記者被拉出時，有一個意國記者特別橫蠻，阻止他的同伴被拉，這位運動健將把他掀倒在地上，可謂痛快之至！

在國聯表演這又一幕的悲喜劇裏，我們很顯然地可以看出大多數人對於阿皇的沉痛陳詞是表示着很深厚的同情，對於侵略國的『宣揚文明』是表示着很義憤的鄙棄。阿皇演說完畢，全場掌聲雷動；搗亂的意國新聞記者被捕，在場人士鼓

掌歡呼；這都是很明顯的例證。當然，這並不是說國聯真能主持正義，更不是說被侵略的國家可僅靠他人的旁觀同情而能挽救危亡。其實阿皇所以能引起大多數人的敬重和同情，還是因為他曾經很堅決地很英勇地抗拒過侵略國的進攻。

可是在二十年前，在世界上以平等待遇弱小民族的新國家未出現以前，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怒潮未湧現以前，侵略國的『宣揚文明』就可便利得多，用不着心虛，也無須老羞成怒；現在時代不同了，侵略國的內部危機和被侵略者的繼續抗鬥，必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形勢。這是被侵略的國家所應有的認識和信心。

(七月三日)

短航剪影

我最近因事由香港到上海去，老友畢先生因我病了好幾天剛好，在船上還須趕還一些文債，天氣又奇熱，承他體恤我，替我買了二等的艙位，所以一向常坐三等艙的我，這次居然坐了二等艙，不知怎的心裏不禁感覺到慚愧的情緒。但是我上船以後，在這兩天的短短航程中，冷眼旁觀，却得到一些關於二等艙裏面的『剪影』，寄給本欄的讀者，這也許可算是一點意外的收穫。

同艙的乘客約有三四十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外國乘客，聽他們的口音，都是美國人。有幾個美國男女孩子，身體非常健康可愛。這使我回想到遊歷美國南部時，親看到『窮白』的男女孩子，因榮養不足，也面有菜色，骨瘦如柴，和這些健康活潑的孩子大不相同，雖則他們是美國的公民（『窮白』即在美國所著

聞的“Poor Whites”，指美國南部的窮苦的白種勞動者）。

西洋的布爾喬亞在船上吃晚餐時，向例是要把外衣穿得整整齊齊才走進餐廳的，無論天氣怎樣熱，都是這樣，這倒不如三等艙來得自由。他們的婦女在晚餐時，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每次換一套新衣。其實他們每天總換兩次或三次的衣服。有幾位中國的摩登少奶奶，也學着這同樣的派頭。好看誠然是好看的，但是猶之乎那幾個健康活潑的美國孩子使我回想到在美國南部所看見的『窮白』的孩子，這幾個服裝美麗，一天換穿幾套的摩登少奶奶，却也使我想起我國西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大姑娘。

在餐廳裏，我的隔壁一棹坐着兩對中國中年摩登夫婦。其中有一個男子穿的是西裝，喜歡對中國人說英國話，但是引起我的特別注意的是他無論喝湯或吃菜的時候，總彎着背把他的那隻尊頭往下去就那隻盆子，喝湯的聲音很響亮，講話的時候常用着手上的那把刀東揮西指着，好像把它當作指揮刀用！這些舉動在西

洋「棹上禮儀」都是最忌的，這也可算是「摩登」中的「矛盾」吧（香港有人把英文的「摩登」譯為「矛盾」）。

在那些美國乘客裏面，有一個頭髮斑白的老者和我談得很起勁。他是從美國舊金山來東方旅行的。他也知道中國當前最最重要的唯一大問題是抵抗那個「鄰國」（他這樣說，指的當然是我們的民族敵人）的侵略。他很熱烈地問我，中國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抵抗？還是聽任那個「鄰國」吞併整個中國？我想這是任何中國人聽了都要覺得傷心的問句。我雖替我們這個怪可憐的中國勉強說了幾句遮羞的答語，但是心坎裏總是深深地感到無限的難過！

七月十二日晚寫於柯立芝總統號輪上。

附

錄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學生救亡運動開始以來，這七個月中，國內一般政治形勢，顯然有重大的進步和轉變。在以前，我們是陷在互相殘殺，互相排擠，互相猜疑的泥溝裏；現在我們已經逐漸明瞭，只有掉轉鎗頭一致向外，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在以前，安內和攘外的先後問題還起了很大的爭辯；現在政府和民衆，却已逐漸在抗日第一的旗幟下面團結起來。這七個月中間，全國學生救亡運動再接再厲，全國及各地救國會相繼成立。一般民衆對於聯合抗日，已有了深刻的認識和熱烈的要求，這是不消說得的。此外，政府對日外交，最近也比較的採取強硬態度。塘沽協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嚴重抗議，至少這兩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各地軍事當局近來也開始有了覺悟。西南領袖最近公然宣佈出

兵北上抗日。宋明軒將軍雖然在數月前，曾向日本屈服退讓，但是對於日本軍部屢次強迫要挾成立偽組織，却始終加以拒絕，這是值得讚許的。至於向來和國民政府對立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最近也改變政治主張，以抗日救國爲目前主要任務。就報紙所載消息，『工農蘇維埃政府』已改爲『人民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已改爲『人民抗日紅軍』。這些事實，說明了現在全國人民，不論在朝在野，不論中央或地方，不論左派或右派，都已一致認識中華民族的當前大敵，只有一個。而在這民族大敵之前，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友黨和敵黨，已開始企圖建立全民的大團結。這全民的大團結一旦建立起來，不但可以挽救國家於危亡，而且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這是我們馨香禱祝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不能隱諱目前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部分人民對於團結救亡的認識，還不夠澈底，對於全民陣線的信念，還不夠堅決。因此，雖然大家都集合在抗日救國的大旗下面，大家依然是互相傾軋，互相疑忌，

互相鬥爭。甚至有些人以爲「抗日救國」只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品；有些人以爲聯合戰線不過是互相利用，至多也不過是一時苟合，所以今天是同志，明天可以成爲仇敵。這種錯誤的觀念，要不是立即糾正過來，廣大的民族救亡聯合戰線，斷乎不能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一定馬上就會分裂。但是誰都知道，救亡聯合戰線要是不能建立起來，或者建立起來以後，立即四分五裂，抗日救國是決不會得到勝利的。抗日救國不能得到勝利，那麼我們的前面自然只有死路一條。

打開天窗說亮話，現在雖然大家都叫喊抗日救國，大家都在高談聯合戰線，但是政府懷疑民衆，民衆也懷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國民黨怕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也怕被國民黨利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甚至本來是一家人，現在爲了聯合救亡的緣故，也紛紛互相猜疑起來。例如，同是政府中人，對於國家根本大計，却不容許公開坦白討論；同是熱心救國的人士，却互相懷疑被某派某黨利用。這事實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在抗日救國

的口號中，各人仍然是同牀異夢，各懷鬼胎。大家難道已經把印度朝鮮亡國的慘痛教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嗎！

就我們個人數月來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經驗來說，我們因為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陣線立場的緣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懷疑猜忌。政府因為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日，承認了共產黨勢力的存在，就懷疑我們是被共產黨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為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日，就等於主張和國民黨合作，便猜想我們是被政府收買。另一方面，中央因為我們同情西南抗日主張，就認定我們蓄意反對中央；西南當局却又因為我們求全責備，認為是替中央說話。這事實又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我們的當局，我們的一部分青年民衆，對於聯合救亡的原則，是怎樣不夠了解，不夠忠實，不夠熱誠，不夠信仰啊！照這情形發展下去，大家拿抗日救國作幌子，拿聯合戰線當作一件把戲玩弄，我們會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嗎？

對於一切外來的懷疑猜忌，甚至造謠中傷，我們打算辯護我們自己嗎？不，我們沒有這個打算。我們已經決定爲了國家和民族，犧牲我們的身家性命都願意。個人的毀譽更算得什麼？我們發見了各種不同方面對於我們的誤會，我們不僅毫不介意，而且更增加了我們的自信力。因爲我們相信我們受到各方面的誤會和懷疑，這事實正證明了我們過去忠實於救亡聯合戰線的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不放棄一點一滴的抗日力量，另一面又不放棄一絲一毫的聯合戰線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願意和任何抗日勢力誠意合作，然而同時決不願意遷就任何方面。我們敢宣誓我們今後仍堅決地站在這救亡戰線的立場，不躲避，不退却，不放棄立場，不動搖意志，一直到中華民族解放運動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現在我們所擔心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現在不論政府當局，不論人民大眾，有一部分對於這純潔無私的救亡聯合戰線，太不夠理解，因不夠理解的緣故，更不夠忠實，不夠熱誠和信仰。因此，他們至今還是在互相殘殺，互相攻擊；即使表面上他們已經

聯合起來，暗下裏他們也還是在互相懷疑，互相猜忌。這樣，縱使他們在主觀上是爲了救國救民，客觀上他們是破壞了聯合戰線，妨礙了抗日工作。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爲對於救亡聯合戰線的立場，太不理解的緣故。因此我們認爲對於聯合戰線的立場，有向政府當局和人民大眾，作一番詳細解釋的必要。這不是爲了表白我們自己，而是爲了抗日救國，爲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

什麼是救亡聯合戰線的正確立場呢？

我們以爲：第一，抗日救國是關係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實行全國總動員，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換句話說，抗日救國這一件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包辦的。脫離了民衆，單是政府，抗日必然失敗；但是沒有一個政府的領導，單靠民衆自動地作戰，也決不會有勝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沒有各地方當局的合作，固然談不到抗日；但是地方當局，在和中央政府對立的狀態之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

勝利的把握。固然，抗日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我們遇到敵軍入境，就要立即抵抗，斷不能等到全國總動員成功以後，方才發動。所以我們贊成東北義勇軍的英勇抗敵，贊成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在上海的奮發抗戰，我們也贊成西北軍在喜峯口察哈爾的抗日戰爭。我們贊成這種局部的抗日軍事行動，目的依然在能夠推動全國大規模的抗日軍事行動。否則，如果我們相信單靠局部抗日，或者一黨一派包辦抗日，就可以得到最後勝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錯誤。抗日救國要達到最後的大勝利，必然要倚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我們所以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必要，原因也就在這裏。不然，我們要是相信國民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是了，就不必談什麼聯合戰線。我們要是相信共產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共產黨就是了，也不必談什麼聯合戰線。我們主張聯合戰線，就是因為相信抗日救國的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方面單獨所能完成的。

第二，我們主張各黨派各方面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這並不是說把各黨各

派都消滅了，更不是說利用聯合戰線，把某黨某派消滅了。在聯合戰線上的各黨各派，儘可以有不同的主張，政府和民衆，中央和地方，也儘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只要在抗日救國的一點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寬容而不互相傾軋、互相攻擊，聯合戰線就建立起來了。那就是對於抗日救國，政府也還可以有政府的主張，民衆可以有民衆的主張，這並不妨害了聯合戰線的建立。只有政府壓迫民衆不許自由提出抗日主張，民衆籠統地反對政府的一切主張，這樣聯合戰線才不免於破裂。所以互相寬容是聯合戰線的第一要義。爲什麼我們要求言論自由，要求開會結社自由，也就因爲大家是中國人，在共同抗日的立場上，必須互相寬容，互相容許自由發表意見，自由結合團體。要是沒有這種寬容的精神，聯合戰線根本就無法建立起來，更談不到抗日救國。

第三，在聯合戰線中間，不僅要大家互相寬容，而且要公開，要坦白。凡是利用聯合戰綫，利用抗日名義，作個別的企圖的，就是破壞聯合戰綫，也就是破

壞抗日運動。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以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爲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固然，在一個廣大的鬥爭中，一部分不良分子利用聯合陣線，假公濟私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們一切的行動都坦白公開，這些假公濟私的不良分子，立刻就會暴露出來，立刻就會被羣衆唾棄的。

第四，聯合戰線的主要目的，是在擴大抗日救國的隊伍，這隊伍自然越廣大越好。既然是中華民族革命聯合戰線，那麼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中間，除了漢奸以外，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摒斥的。即使是漢奸，要是一旦覺悟，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也未嘗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時我們也斷沒有排斥他們的理由。而且我們相信，中華民族要不是生成奴隸根性，活該亡國滅種，決不會有人真正甘心做漢奸。許多漢奸都是因爲爲環境壓迫，缺乏民族自信心，才不知不覺地造成了的。只有建立廣大的救亡聯合戰線，恢復民族自信心，才能克服一切漢奸意識，消滅一切漢奸運動。

第五，許多人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缺乏堅定的信仰，以為聯合戰線不過是一時的苟合，過了不久就會分裂的。這一種見解也完全錯誤。因為假定大家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沒有信仰，那麼聯合戰線自然會不久就破裂，而抗日救國也斷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過去的國共合作就是一個前例。但是假如大家真正能夠誠意合作，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真正有堅定的信仰，那麼聯合戰線的基礎只有一天天鞏固擴大起來，直到抗日救國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就是在抗日救國完全勝利以後，這人民的大團結也不見得就會分裂。因為各黨各派既然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終於得到了共同的勝利，大家就變成患難朋友，許多本來不能諒解的事情，就可以諒解；許多本來不一致的意見，也就可以一致起來。那時中國才真正能夠統一起來。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國家都是因為對外戰爭的勝利而促成內部統一的。這樣看來，民族聯合戰線決不是一種短命的過渡性質的結合，問題只在於我們對於參加聯合戰線的態度，夠不夠熱誠，對於抗日救國必然勝利的信

仰夠不夠堅定就是了。

這是我們對於聯合救亡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希望這個立場成爲全國人民所採取的共同立場。此外我們爲了抗日救國，對於中央及地方當局，對於各黨各派，對於一般民衆，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提出我們的一些希望。我們不敢說這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但是至少我們是以國民一分子的資格，向我國的當局和民衆進言。縱使我們的主張過分坦白了些，我們想，同是中國人，當局和民衆是一定都會諒解我們的。

(一) 我們對於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的希望 五年來，蔣介石先生歷次表示埋頭苦幹，忍辱負重，準備抗日，這是天下所共聞的。我們也承認抗日要儘可能的作迅速而有效的準備；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只是準備抗日的方式，蔣先生屢次主張以先安內後攘外的方式準備抗日。不管這主張對不對，但是五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個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並沒有片刻停止，

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發生了裂痕。可見安內政策並不能促成真正的內部統一，而惟一得到『安內』的利益的，却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照這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已早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了。蔣先生要是細心想一想，應該會知道這是何等失算啊。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在目前，敵人正在企圖吞滅華北和福建，民族危機已嚴重到萬分。蔣先生處全國最高統治地位，應該趕快設法，作抗日救亡的真正準備。真正的準備抗日，決不是所謂『先安內後攘外』，而是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衆運動以共紓國難，因此我們希望蔣先生馬上做到下面幾件事：第一，停止對西南軍事行動；第二，和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第三，開放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這三件事做到後，『內』不必『安』而自『安』。隨後我們更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這民族解放戰爭達到完全勝利之後，蔣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而且將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

族英雄。這是我們十二分誠意盼望的。要是不然，蔣先生置亡國滅種的危禍於不顧，依然繼續剿共，繼續內戰；這樣，蔣先生縱使一生埋頭苦幹，也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我們相信蔣先生決不會出此下策。蔣先生在二中全會報告救亡禦侮步驟與限度，自然可以代表蔣先生的最近意見。我們讀了那個報告之後，覺得對於和平絕望與犧牲最後關頭的解釋，是比較的具體了，他說：假如敵人強迫承認偽滿的時候，或者從去年十一月以後，敵人再侵害中國的領土主權，而政治外交方法不能排除這個侵害的時候，這便是和平絕望的時候，也便是犧牲的最後關頭。對外在這個限度裏面，儘可能的進行準備，我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得再提出，除了這對外的限度之外，對內的停止內戰和開放人民的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也是極端必需的。否則一面準備而一面自相消耗，結果恐怕要所得不償所失；政府昌言準備而限制人民自動起來準備，也不足以見諒於人民。這兩點，我們是要重複提出，請蔣先生注意的。此外，蔣先生在報告中把中國和阿

比西尼亞等量齊觀，這在我們是不敢同意的。

(二) 我們對於西南當局的希望 我們同情陳伯南將軍，李德隣將軍和白健生將軍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我們認為這至少表明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救亡已有了深切的認識。但是，我們却希望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戰線的立場，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認為西南當局應該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對立的態度。我們又認為抗日救國應該儘量容許人民自動起來幹，換句話說，必須使人民有抗日言論及行動的絕對自由。其實這是西南當局向中央公開提出的要求，我們希望西南當局在他們直接統治的區域內，首先兌現。不然，西南當局脫離了中央，又脫離了民衆，孤軍抗日便決不會達到勝利的目的。我們還得指出：最近廣東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是因為廣東的抗日勢力，沒有民衆的基礎；否則在民衆勢力的挾持和鼓舞之下，我們相信誰都不敢別有企圖。我們相信西南當局，對於我們這意見，一定會虛心接受的。

(三) 我們對於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的希望。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在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的直接威脅下，他們都會有拚死抗敵的決心，是毫無疑問的。這一年以來敵軍步步進迫河北、察哈爾、綏遠，却不見華北軍隊有什麼動靜，這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抗日本來必須全國動員，在全國未動員以前，地方軍隊局部的抗戰，固然足以激發民族的抗敵情緒，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不在於華北將領以士兵血肉作孤注一擲，而在於宋明軒將軍等不再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不再逮捕毆打抗日的民衆，不然即使有了喜峯口抗戰的光榮，也無法教人們相信宋明軒將軍是有抗日決心的。

(四) 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的希望。中國國民黨我們始終認爲是中華民族革命歷史上的一個主角。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是國民黨；推翻袁世凱的獨裁政權的是國民黨；由廣東出師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的是國民黨。所可惜的，國民黨自從掌握中央政權以來，歷史的光輝上面，起了一層暗影。所最痛心的，在國

民黨黨治下面，中華民國竟遭逢了從來未有的嚴重的國難：我們的地圖，已缺了一隻角。但是誰也不應該把東北四省失陷的責任，全部卸在中國國民黨的肩上；在野的黨派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歷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爲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這裏所謂各黨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國共產黨。這國共兩黨，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攙着手，爲着打倒北洋軍閥爲着打倒帝國主義而共同戰鬥嗎？我們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敵人的威脅之下，這已經分裂了的兩黨，爲什麼竟不能破鏡重圓。是因爲這兩黨中間有了深仇宿怨不能消釋嗎？那麼希望國民黨反省一下，共產黨員究竟也還是中國人。我們更希望每個國民黨員都明白，對共產黨的仇恨，不論大到怎樣，總不會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更大罷。是怕聯共以後，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嗎？那麼這全在乎國民黨自身。因爲國民黨要是真正能夠聯合各黨各派，堅決

抗日，那麼共產黨即使要利用國民黨，也必然會被民衆唾棄的。現在共產黨已經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國民黨却並沒有表示。這結果會使一般民衆相信倒是共產黨能夠顧全大局，破除成見，這對於國民黨是十分不利的。反之國民黨要是一旦和共產黨重行攜手，共同抗日，國民黨在民衆中間的信仰，將要大大地提高。不然，國民黨要是只打算一黨包辦抗日，這是國民黨的自殺政策，結果只是替共產黨造成機會。我們想，每個賢明的國民黨員，每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都會明白這一點的。我們還得指出，在國民黨的陣營裏面，已經侵襲進來少數的官僚政客，這少數的官僚政客，在過去曾經不斷的破壞國民黨的革命功業，在最近幾年間，更是進一步的進行亡國的親日政策。在這個親日的官僚政客集團裏面，殷汝耕已經公然變成漢奸了；此外許多沒有公然變成漢奸的，他們一面在國民黨裏面占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另一面背地裏是詛咒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他們甚至曾經借敵人的勢力，來壓迫國民黨。正和他們在國民黨裏面發揮漢奸作用一樣，

他們對於整個民族也是同樣的發揮漢奸作用：一切政治上的秘密消息，據說都是經過了他們而洩漏給敵人的。他們要公然變成殷汝耕，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這一班官僚政客的存在，不但是民族的危機，而且是國民黨的恥辱。國民黨不肅清這一班漢奸化的官僚政客，是不可能取得人民的信賴的。

(五) 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紅軍的希望 中國共產黨於去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救國。中國紅軍領袖也迭次發出通電，籲請各方面，停戰議和，一致對外。我們贊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這一個政策，而且相信這一個政策會引起今後中國政治上重大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向來對國民政府及統治階級，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現在却能夠破除成見，主張和各黨各派停戰合作，那麼其他中國人民自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見，互相結合起來了。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出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襲中央軍，

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佔領區域內，對富農、地主、商人，應該採取寬容態度。在各大城市內，應該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勞資衝突。這樣，救亡聯合戰線的展開，才不至受到阻礙。就我們個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經驗來說，救國會和其他羣衆團體中間，往往發現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國的集會或游行中間故意提出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合戰線。還有少數青年，在抗日運動中，依然採取宗派主義的包辦方式。這種行動，我們相信決不是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因為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主張的。這多半恐怕還是出於共產黨裏面的左傾幼稚青年的個別行動，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應該趕快糾正他們。此外，在某些地方，還有自稱爲共產黨游擊隊的，任意殺戮人民。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如果是隸屬共產黨，共產黨應該嚴厲處分他們；否則共產黨應該趕快聲明，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和共產黨無關。

(六) 我們對於一般大眾的希望 說到最後，抗日救國的基本隊伍，當然是人民大眾。不管中央當局也好，地方當局也好，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脫離不了民衆，要是沒有民衆的參加，斷然談不到抗日救國。同時在救亡聯合戰線中，也只有民衆是最熱誠的，最堅決的，最坦白無私的。但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民衆，容易有一個傾向，就是只顧到目前的利害，而忘却那遠大的目標。老實說，現在中國民衆所受的壓迫，並不只是日本帝國主義。民衆因國內政治不良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有些貧苦的同胞，爲了維持生活而被迫當漢奸，就是這緣故。所以，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我們仍舊要顧到一般民衆的切身利益，例如辦理救災，救濟失業，改良勞工待遇，取消苛捐雜稅，都應當切實施行，以增加抗日救國的力量。但是我們所希望於一般民衆的，就是目前我們民族的大敵只有一個。我們只有把這共同的大敵打敗了以後，才能澈底解決一般民衆的生活問題。所以在目前，我們只有暫時忍耐些，遷就些，避免爲了我們內部的紛爭，削弱抗

日救亡的力量。至於目前民衆對於政府的態度，我們認爲應該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儘可能與政府合作從事抗日。只有在政府不顧民衆，一味親敵，甚至承認亡國條約的時候，民衆方才可以起來一致反對政府。此外，我國民衆文化的落後是不能否認的。抗日救國運動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教育最落後的廣大羣衆，使他們踴躍參加救亡聯合戰線，而不僅在於推動少數前進的羣衆，作抗日的直接鬥爭。這一點我們尤其希望羣衆的領袖們加以注意。

以上是我們從實際經驗所得來的一些意見，我們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貢獻給我們的當局和民衆。常言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這些意見或者不免開罪各方面。但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已顧不到一切。我們相信，只要我們這些話，能夠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研究和考察，抗日救亡運動的勝利前途，是不會沒有把握的。

最後，我們特地向賢明的當局，賢明的政黨領袖，以及一切愛國同胞，背誦

曹子建的詩：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沈鈞儒

章乃器

陶行知

鄒韜奮

同啓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五日

比年 3000

坦 白 集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著 作 者 韜 奮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版初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漢)版三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9058

